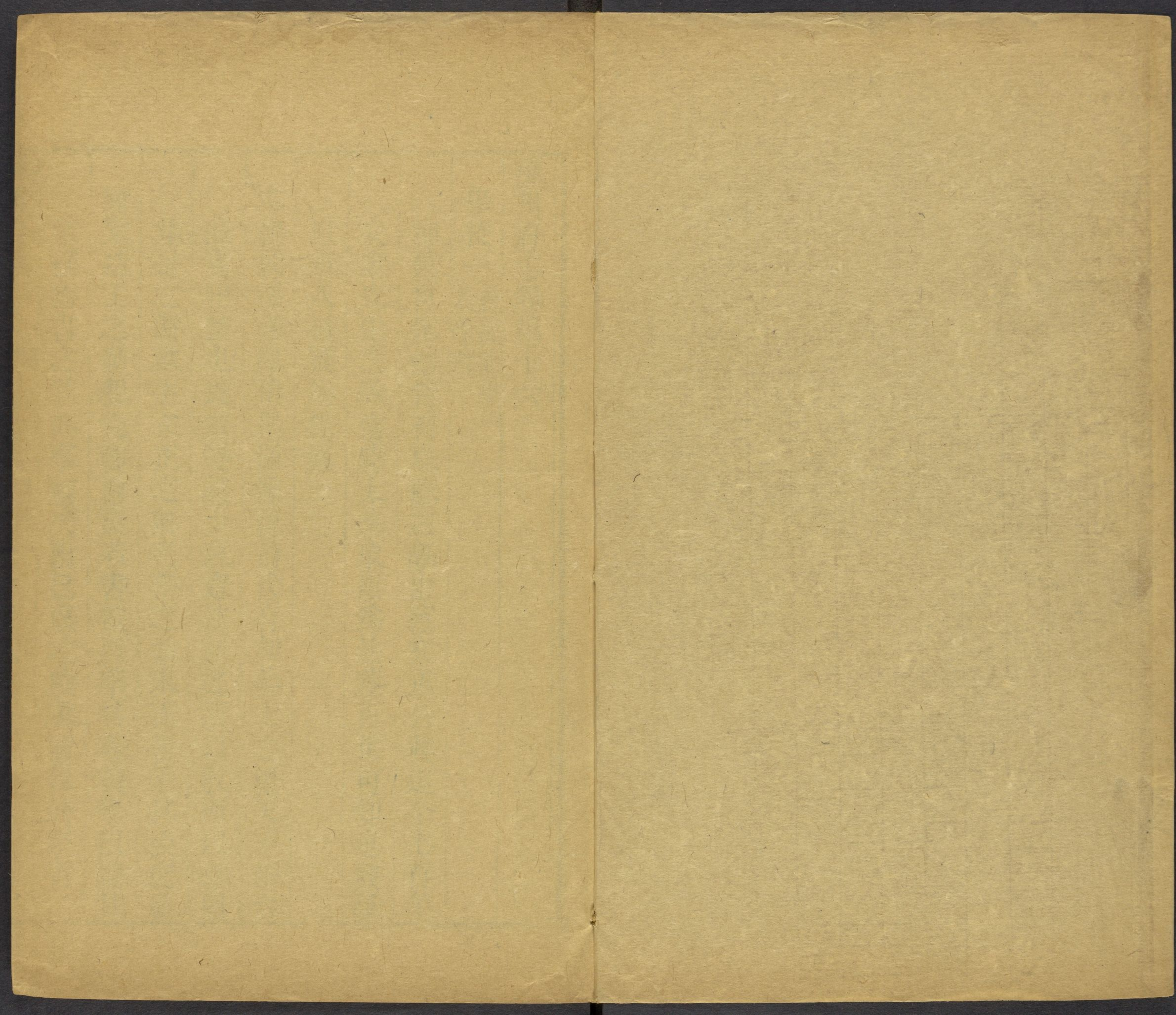


1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 3204/4932





蘇州府志卷第十六

學校一

書院社學
義學附

郡邑自宋始皆有學蘇之學由范文正公興迄今七百年
安定先生之教當時太學取以爲法蓋百世可知也興學
以來人材號爲極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本朝教澤深厚積累涵濡視前代有加蘇士之魁天下躋台
鼎者相望也近或憂其少衰意往喆之所以教所以學固
非是之蘄歟生文正之鄉考學之始末而奮乎其後庶於
國家造士之勤懇克仰副焉若書院以萃其秀義學以啓其
蒙謹而書之教亦多術矣附已廢之蹟冀脩復於來者

蘇州府志 卷一
府學在府治南按祥符圖經至聖廟在子城東南不云有學者
唐史刺史李栖筠始增學廬未詳其地宋景祐元年范公仲
淹典鄉郡因州人朱公綽等請以聞於朝二年詔蘇州立學
仍給田五頃公初購得錢氏南園之異隅欲卜宅及得請割
以荆焉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延安定先
生胡瑗爲師後守者踵成之富嚴建六經閣熙寧中校理李
紘又以南園地益其垣至元祐中來學者日衆公綽子長文
掌教事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拓齋廬會范公季子純禮
制置江淮六路漕事上冢過家以白之卽奏請脩廣詔給度
牒十紙充其費而前後守劉瑄王覲選官治役益以關賦之

財期歲告成於禮殿後立祠祀范文正公以安定先生配遷

較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建炎兵燬守臣先葺學宮廟

未遑作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鄭仲熊記十五年王喚繪

兩廡像荆講堂闢齋舍鄭億年記乾道四年姚憲闢正路疏泮池

立采芹亭九年邱密作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作仰高亭十

四年趙彥操卽六經閣廢址建御書閣藏高宗所頒御書六

經石刻洪邁記堂左建五賢堂祀陸贄范仲淹純禮胡瑗朱長

文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

圯欲壓紹定二年教授江泰亨請復豪右所占學田得租緡

以新之守林介提刑王與權提舉常平王棫守李壽朋相繼

訖其事淳祐六年魏峻復加興葺李起記寶祐三年趙與憲拓

地鑿池作橋門移采芹亭與外門相映建成德堂即公堂為齋

九日敏行育德中立就正隆本處宗室子弟立武處習武舉之士養正教童

子興賢登俊處士之俊秀者又於傳道堂後建泳涯書堂立雪亭堂

右土阜上為道山亭本南園之故邱朱長文所題泮山也於射圃為觀德亭王景

齊記元大德初毀梁壞治中王都中謀於運使朱虎以私財撤

而易之學宮亦重脩燕公楠記舊御書閣居殿之西直講堂之前

碎於暴風延祐中部使者鄧文原以學租之羨復之董以經

歷李仲英達魯花赤八不沙總管曹晉以海漕校尉沈文輝

相其役更閣於講堂之北曰尊經皇慶四年總管師克恭復

脩殿及講堂學廩趙鳳儀繼之增外垣五百四十丈環植松

栢萬株楊載記至治二年總管錢光弼脩廟學又築垣一百五

十丈三年改作櫺星門柳貫記至正五年總管吳秉彝脩學教授

鄭元祐記十五年達魯花赤六十從教授徐震請易陶甃甃廟垣

凡縱廣五百七十丈高一丈三尺下廣七尺魏俊民記十九年總

管周仁脩學鄭元祐記二十六年總管王椿年建樂軒於大成殿

前周伯琦記明洪武四年知府魏觀即成德舊址建明倫堂置敏

行育德隆禮中立養正志道六齋復地之侵於民者五百四

十丈補垣四百八十丈有奇拓廟南地展櫺星直廟前以臨

通衢凡增深六十丈宋濂王彝各有記十五年知府張冠塑聖賢像

教授王鳴吉永樂十五年知府劉麟重建尊經閣二十三年教授

陳孟浩與訓導馬壽錢紳韓陽白巡按御史李立重脩廟學

金幼孩記宣德二年又白巡按御史陳敏易泮池梁以石為竇七

以象七星長十二丈廣一丈二尺孟浩自為記八年知府況鍾重

建大成殿易止善堂曰至善又建毓賢堂於後教授何澄記正統

二年重建明倫堂為齋四左隆禮中立右養正志道齋後有

室訓導授業所齋上下設兩廊號舍胡儼記九年知府李從智築垣

六百三十丈景泰元年知府朱勝建會膳堂三年知府汪潯

增建學舍三十間於毓賢堂後初范文正祠先賢祠俱在禮

殿後宣德間建文昌祠與二祠並天順四年知府姚堂大脩

學徙范祠先賢祠泮池南撤文昌祠改隆禮中立二齋曰成

德達材立杏壇學門內覆以亭重建道山亭王直魏驥教授黎擴各有記

又立狀元解元二坊堂親書其扁六年知府林鶚改建廟易

兩廡諸賢像以木主成化二年知府邢宥重建泮橋移射圃

於學後徐有貞記四年知府賈爽作亭於尊經閣後前鑿方池布

橋立坊曰眾芳提學御史陳選題為游息所又前壘石為山

曰文秀峰改觀德亭為廳兩旁為屋十年知府邱霽以大成

殿自宋元以來凡三改作皆隘不稱請於巡撫都御史畢亨

大規度之建殿五間重檐三軒兩廡四十二間撤舊材作戟

門五間左右掖門各三間學門故東向歷廟道折而南入及

是益市居民地徙門於櫺星之西更為門於泮池之北以達於廟然後廟左學右基址方整邱去劉瑀來代始畢工吳寬記

二十年巡按御史張淮脩學陸欽記二十一年知府李廷美建

泮宮坊在學門南二十三年分先賢祠為名宦鄉賢各一祠弘治

三年知府孟俊建安定專祠於范祠左十二年知府曹鳳建

嘉會廳學門外為師生迎候之所增建會元坊正德元年知

府林世遠建學東西二門東曰躍龍西曰翔鳳移嘉會廳於

東門外街東改舊廳為安定書院三年知府林庭棹重塑兩

廡先賢像顧鼎臣記十二年知府徐讚言於提學御史張鰲山巡

按御史孫樂大脩廟學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重建大門改

躍龍曰龍門翔鳳曰鳳池又以嘉會東廳為十賢堂奉王充

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王旦韓琦歐陽脩蘇軾李侗陸九淵

本主其中七年奉詔建敬一亭各縣學同十一年詔廟稱先師廟

廟後建啓聖祠各縣學同教授錢德洪以湖石壘巖洞於道山亭

前又題文秀峰曰南園遺勝自為記十七年巡按御史陳蕙罷

十賢祀仍名嘉會廳二十八年知府金城買學門西民地建

徂徠堂自為記三十七年巡按御史尙維持知府溫景葵脩廟

學就舊游息所改建敬一亭易泮宮坊額曰斯文在茲移三

元坊於龍門北並跨臥龍街又建萬世師表三吳文獻二石

坊分列廟學門外張袞王庭隆慶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各有記

脩廟學

嚴訥記

萬歷四年兵備副使王叔杲植松柏千株於櫺

星門內十三年知府石崑玉從教授張惟方請脩廟殿倫堂

濬泮池玉帶河三十一年知府周一梧請巡撫都御史曹時

聘及提學御史趙之翰巡按御史何熊祥馬從聘巡江御史

朱吾弼大脩廟學鈔關主事洪世孕林欲棟助成

申時行記三十

八年移教授解於毓賢堂後天啓三年巡撫都御史周起元

重建安定祠祭器樂器二庫繕完廟廡堂舍提學孫之益巡

按御史潘士良巡鹽御史傅宗龍各輸金有差

姚希孟記

六年為

颶風摧壞崇禎四年知府史應選脩明倫堂六年風益烈喬

木周垣盡仆巡按御史祁彪佳脩廟庫名宦祠七年巡撫都

御史張國維重建大門脩禮門儀門韋祠鄉賢祠十二年推

官倪長圩大脩廟學十四年竣工

錢謙益張世偉及長圩各有記

十六年訓

導陳所學又築泮池前各祠垣

本朝順治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張中元脩啓聖祠西戟門十五

年提學僉事張能鱗巡按御史王秉衡分巡副使宮家璧各

出俸金教授程邑董脩稍買民地拓外垣基康熙二年巡撫

都御史韓世琦脩廟五年布政使佟彭年重建拜亭裝聖像

脩殿廡門堂濬泮池

自為記

七年至十二年巡撫都御史馬祐

布政使慕天顏大脩廟學提督梁化鳳王之鼎織造侍郎雷

先聲按察使陳秉直鈔關監督席柱劉士龍以逮府縣官靡

不助力巡撫浙江都御史范承謨重建文正祠天顏又脩安
 定祠郡人脩撰繆彤脩狀元坊十五年郡人施文川脩泮橋
 二門橋十六年分守叅議方國棟脩啓聖祠二十年分守叅
 議祖澤深脩戟門櫺星門禮門訓導張杰脩至善堂毓賢堂
 二十二年巡撫都御史余國柱脩戶部侍郎李仙根僑居蘇
 偕郡人候補國子監學正宋駿業助之二十四年春巡撫都
 御史湯斌大脩廟學三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宋犖脩廟殿四
 十一年脩明倫堂四十八年知府陳鵬年請於巡撫都御史
 于準募脩增植松柏五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存禮脩廟垣
 建考房二十四間雍正四年巡撫都御史張楷脩明倫堂八

年巡撫都御史尹繼善脩學宮改建崇聖祠移敬一亭八角

亭二座乾隆四年以後布政使常撥存餘學租歲脩

宋張伯玉六經

閣記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高平范公經構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
 而今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理緝厨之後廡澤
 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
 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工市材直
 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
 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桷三百
 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衝棗稅巧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
 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
 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
 紀不可得而亂大抵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
 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
 不可以頤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
 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垣之以文物聳之
 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也易
 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

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知有聖人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於外絃誦之聲格於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朱長文脩學記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中和為之德孝友睦嫻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

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成人於善置兔而不忘敬敦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備一魯侯能脩泮宮因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潤而不用習大亂汔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蠶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於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迺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典六學寔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辭科以出神宗受命邊亂興治乘輿常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勲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神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翔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歷之盛文正公參預機

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
 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
 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
 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
 雖瀕海裔夷之邦執未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
 衰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
 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
 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
 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
 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
 講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
 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醴乃割其異隅以建學廣殿在左
 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
 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
 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緣
 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闕也長文
 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修福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
 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論於郡守部
 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
 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

鄉上冢迺以學舍之微自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
 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
 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脩廣而今太守諫議王
 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
 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
 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之裁築填汙立基如請之
 數益以鬪賦之財助以亡命之卒完舊荆新累工逾萬葺歲
 而告成不以一分取於民公堂擴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
 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
 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
 庖廚澡室莫不嚴潔竊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
 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
 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
 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
 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
 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秦伯三遜天
 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
 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
 其中程課躡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
 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

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葦月吏民威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閤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係之聲詩刻之隆竭以告於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宗七聖繼德有備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圯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於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宜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吳潛脩學記潛同里江君泰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聞於守相聞於部刺史轉聞於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

顧瞻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棫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眠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與僵立朽革腐新悉就調理舊為屋七百五十椽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未備迺別敞一齋曰小學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粵己丑秋七月既工於是吳學益興然甲東南矣夫物囿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况小平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喆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元柳

倫學記吳郡有學起范文正公而學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當是時天下固未有學洎教事者以禮聘不以選授學非常有則甚重矣其後文正公條上天章閣十事仁宗慨然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又取安定學法為太學法學教因著為令至於今不廢其端蓋自文正發之而吳郡實為之權輿焉吳大邦也生齒之夥賦入之饒視他郡或相倍蓰朝廷常選重臣為之司牧其任弊獄訟詰憲禁慎簡稽時貢輸疲心力於簿書期會開日恐弗給非才敏用裕者尚安有餘智及於學哉故觀學教之廢舉而知郡政之弛張於吳為尤切矣乃至治二年冬彭城錢侯光弼自大梁移牧斯郡至之三日以故事脩禮於先聖先師顧瞻堂庭荒蕪弗治退即教授趙晉之問其故晉之曰比歲吳田敗於水廩粟之入不贏二三欲興土木其將疇資公能責其逋租而視其不可緩者完葺之學得不毀而功則有繼侯曰然為擇謹敏吏鉤按計簿而督其當輸不輸者得中統鈔五千餘緡復曰以是濟弊不猶愈於已乎既撤仰高采芹二亭而一新之乃相禮殿倫堂門廡齋館尊經閣先賢祠易撓腐為堅良化剝缺為麗密而以其餘築垣墉維一千五百尺侯曰此如痿廢之人形稍立矣使天幸賜稔吾當嗣為之明年歲則小熟侯益新浮絹贖首議以倫堂西間屋曰成德堂者改祠先賢一瓦一椽皆革其敝故

而為新美趨廊繞如觚棟翬如制雖完舊而功則倍於經始又謂靈星門實備臯應之制宜高伉而不宜庫陋掄材庀工重作三門六扉以壯禮容塗墍壑擇於度而止凡所經營必諦必審圖為可久毋邀速成厥既僇工釋菜於先賢卒徹觴客賁時與在賓席學之師生揖貫言曰自侯之至歲屬薦饑輶傳沓來符檄叢委人謂侯將爬梳綜理之不暇而暇加意於學侯則不然凡所以惠綏吾學者愈於整暇之時今考成有薦薦已有宴予實執爵以酬幸為我著之以示方來嗟乎不可必者天之時而可以必致者人之才時苟不偶則挾強忍之力濟通敏之才亦何事之不立而何為之不成方庚午辛未間吳中道殣相枕藉大家巨室困於征須而邱民之能自拔於溝瘠者百無二三侯之授節南來適承其餘此何時哉侯既殫慮畢智為之勞徠安輯而天終佑民克相有秋吾黨之士言觀魯侯之旂樂飲在泮之酒上倫學政而知其屈於時以時為所欲為者才敏則用裕廢者可舉弛者可張才豈能倖致之哉吳故禮義之區自泰伯逃荒端委以治周禮而教始立子游北學聖門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而教滋以章下逮文正去之千有餘年立朝大節光明後先憂後樂終始是心守郡而建鄉學立師而得安定知孫明復張子厚之賢而開之以學問文正之學聖人之學也然則濬吳

學之淵源鼓士氣之橐籥而使之強於為善者侯之志也是
 可沒而無傳哉因併識之以諭多士明宋濂脩學碑蒲圻魏
 公守姑蘇之明年鉏暴樹良德綏化孚上下洽和百廢具興
 惟孔子廟學顛危弗治公顧瞻良久喟然而歎曰皇帝大興
 文教詔頒明經六藝諸科嘉惠多士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
 敝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公即捐俸為倡唯興脩是圖其
 僚屬與郡之人士驩然而趨功以廟言之穹殿脩廊敞以靈
 星之門以學言之倫堂中居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達於前
 門至善之堂尊經之閣又巍然而聳其後向也棟撓級夷乳
 昧而無輝今焉丹雘炳煥簷牙而翬飛已而泮池有梁采芹
 有亭先賢有祠亦皆次第就緒而公拜蜀省參政之命將之
 官有旨還守姑蘇民大欣慶公復命補其牆墉四千八百尺
 有奇唯廟學之前乃吳江甯開之圍局於封畛蹙迫殊甚至
 是從化盡以其地六百尺入於學宮始獲闢門於前甲正地
 勢內歷洗馬來秀二池架梁以通往來外臨康莊左右有坊
 曰狀元曰晝錦其嘉名符契若有開必先者閣後之地奪於
 比鄰公察知其奸稽官書以為證比鄰詞服其地乃歸又懼
 遠而或湮也遂圖廟學四疆勒石志之始事於洪武六年正
 月甲子訖功十一月較之承平舊觀或有過無不及焉公帥
 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莫不嗟歎自兵興以來

學教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
 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既宣力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
 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
 鄉郡遴擇南園請於朝而建焉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
 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
 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歎自時厥後雖守有賢愚學之興廢
 靡常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况今遭逢有道之
 朝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范
 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
 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嚮盛在家則孝於親出任則忠於
 君而無負公作興之意苟不知務此摘英擷華而為譁世取
 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之麗牲之碑蘇之人士庶
 幾知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碑為脩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
 記皆不書系之以詩曰姑蘇之墟有川漉漉折趨南園滙來
 東流靈氛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
 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堂章學宮將將將矧下艱
 來翺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下艱
 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纓槍
 斂翳奎壁吐芒眷我魏公來涖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違既
 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期厥功孔昭

化此朽腐鬱為岩巖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隔民彝匪學曷
 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
 與忠二者無愧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
 昭無終王彝新建南門記惟蘇州學肇基於范文正公父子
 學之左別有廟而靈星門南不數步即畫於鄰垣於是旁趨
 東偏以為門而地勢鬱塞大不稱蓋鄰垣之地廣袤若干畝
 在宋為錢氏園及元而業更甯氏先後為郡者屢欲拓之然
 不可以力得至正間郡守六十公乃以學廩之羨買其地於
 甯開得其三之一暨入國朝前國子祭酒魏公以正學碩德
 出守茲土政脩令行大脩廟學而宏博壯麗實踰舊貫未幾
 開悅公化盡以其地歸焉公因命教授貢穎之繪圖而經營
 之郡人士願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於南城之
 涂凡若干丈故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
 拱左右遂表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
 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入南城
 之池注之來秀自來秀南流則滙之洗馬而止其北流則歸
 學之泮池而止又即來秀池南闢假山遺址為門以正南面
 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以循池之東
 以趨於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梁渠上者再以達
 泮池之梁始趨於學示神人之不可雜也方廟學告成翰林

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既為之記穎之以為此一役也范公所
 未得為而魏公乃得為之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
 可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彝記之彝也幸從公游不敢固辭於
 是具書公建門之績與歸地始終俾刻焉至如孔子之道萬
 世遵行者孰不知之茲不敢勦說而瀆言之也門之新作在
 洪武六年正月甲子至十月丙申落成糜錢若干役工若干
 魏公名觀字杞山湖廣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曰蒲圻先
 生云吳寬脩學記蘇有學於城南實創於魏國范文正公更
 五百年來所以脩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於今日規模
 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
 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作非特
 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壬辰鄱陽邱侯霽來知府事
 政既克舉境內悉治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
 其過然吾未敢專也乃請於巡撫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
 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於舊址之北而侵
 於西者二丈有奇復作靈星門南與殿直以甲午三月興功
 功垂完而侯報政於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
 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
 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
 崇庫廣陜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

他日教授林君智輩合言於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豈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人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禮以免有司之過爾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侑舞之數者下羣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輕重而朝廷竟從其請行於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丙申之秋適功告成及丁祭之期籩豆既陳侑舞斯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哉禮行於斯樂奏於斯致尊崇於斯固所以申其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如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而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乎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在廟街之東凡出入於學者必涉街以行邱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於靈星之西更為門於泮池之北以達於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脩之葺之以無墮其成功

也哉王鑿脩學記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此年乃若弛壞予問過之則頽垣欹榭圯城習沼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弗敢登甚者飼馬於軒樵蘇於園日以就廢惡觀所謂鉅麗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教之為重顧以公私殫耗何敢議焉歲時視學嘗然為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鼇山奉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然歎曰昔聞蘇學之盛今若此不即是維風化之首敢有弗虔登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維風化之首敢有弗虔登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且捐金以飲其費期年予復過之則其垣塼以峻其塗甃以夷其池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巖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橋梁門廡罔不煥然圭潔復於舊觀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脩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蹟蘇學之廢且久一旦起而新之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子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亦新之以復於古乎三代之所以為教與學者其可知已患在知之不能繇繇之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蘇學之翔建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今教

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吾敢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
正之遺吾敢情厥學風化丕變人才蠲興他日出而為世用
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
國家化育之典實三君子作興之意也故述以告本朝湯斌
脩學記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

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守之禮冬十月
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誠有司還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
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脩葺學宮

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明倫堂岌岌欲傾慮無以仰承
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蠲俸倡

始藩臬庶僚筋材鳩工黽勉襄事棟榑椽礎之殘缺者
易之丹雘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庫之久廢者興之締
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檜椅桐之屬種植

干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
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

之命瀕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
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輩相望諸生肄業於
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
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

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
度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
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
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謹之
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
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
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
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
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
史道學儒林釐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
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
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
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
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
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
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
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
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義利之辨謹誠偽之關則富貴貧
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盡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
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

蘇州府志 卷之六 學校一
媒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
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則發
為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原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為政
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為真經
學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講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
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
以授橫渠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
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
進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四方所則效也所以佐成
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為記

先師廟宋元舊稱文宣王明嘉靖十一年改今稱

本朝因之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頒御書額曰萬世師表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頒御書額曰生民未有乾隆二年

皇帝頒御書額曰與天地參今制殿覆以黃瓦歲春秋仲月上

丁日記以太牢 舊用少牢雍正三年改牲

四配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十哲

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

子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

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升宋儒朱子熹為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

三年又以有子若列十哲之次

兩廡

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皙哀商瞿高

蘇州府志 卷之六 學校一
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巫馬施公西赤顏辛梁鱸曹卹冉孺
公孫龍伯虔冉季秦祖漆雕哆顏高漆雕徒父壤駟赤商澤
石作蜀任不齊公夏首公良孺后處奚容蒧公肩定顏祖鄒
單句井疆罕父黑秦商榮旂公祖句茲左人郢縣成鄭國燕
伋原亢顏之僕廉潔樂欬叔仲會邾巽狄黑公西輿如孔忠
公西蒧施之常陳亢秦非琴牢申棖左邱明步叔乘顏噲
本朝雍正三年增祀蘧瑗 復 林放 復 秦冉 復 顏何 復 牧皮縣直
公都子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升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
邵雍爲先賢

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杜子
春后蒼王通韓愈歐陽脩胡瑗司馬光楊時胡安國羅從彥
李侗陸九淵呂祖謙張栻蔡沉真德秀許衡薛瑄胡居仁陳
獻章王守仁

本朝康熙五十三年增祀范仲淹雍正三年增祀鄭康成 復 諸
葛亮范甯 復 尹焞黃幹陳淳何基魏了翁王柏趙復許謙金
履祥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乾隆三年增祀吳澄
崇聖祠舊曰啓聖祠祀叔梁公以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
配先儒周輔成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雍正元年

詔封

先師五代王爵肇聖王木金父裕聖王祈父貽聖王防叔昌聖

蘇州府志 卷十六 祀典
王伯夏啓聖王叔梁紇祠改今稱增宋張迪從祀

以上縣學同

范文正公祠祀宋叅知政事魏國公仲淹以公子將作院主簿純佑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許國忠宣公純仁尚書右丞周國恭獻公純禮龍圖閣直學士純粹配初宋元祐間郡人朱長文掌教事始立祠於禮殿後明天順四年知府姚堂徙建泮池南

胡文昭公祠祀宋安定先生瑗初配祀范文正公明弘治二年知府孟俊始建專祠於范祠左十七年知府林世遠遷朱長文主入祠配祀

韋公祠在泮池東北祀唐蘇州刺史應物舊曰集賢祠自宋有之明嘉靖四年知府胡纘宗考正親書木主天啓四年巡撫都御史周起元以濬臯橋南河所出異石置祠堂中先是脩學工竣有光燭天郡人以爲祥名瑞石云

况公祠在儀門西祀明蘇州知府鍾舊有祠在吳縣學中後圯

本朝康熙四十八年知府陳鵬年建移吳鬱林太守陸績廉石

置祠堂中

石舊自績故宅移置北察院再移此

于清端公祠在儀門西祀前兩江總督成龍康熙四十六年
建

湯文正公祠在儀門西祀前巡撫都御史斌康熙二十六年
建

張清恪公祠在明倫堂西祀前巡撫都御史伯行康熙五十
六年建公書院後改專祠

陳恪勤公祠在況公祠西祀前蘇州知府鵬年雍正六年建
名宦祠初與鄉賢合爲先賢祠明成化二十三年提學司馬
璽分立在禮門東南今仍其地祀漢都尉任延太守第五倫
督郵鍾離意太守張霸晉太守鄧攸內史袁山松梁太守何
敬容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王仲舒觀察李德裕長洲令滕
遂宋知軍州孫冕章岾通判徐夔知府王佐趙與篤明知府

姚善提學孫鼎知府況鍾朱勝林鶚提學陳選巡撫王恕知
府曹鳳沈萃禎恤刑郎中孫燧知府徐讚聶豹王儀姚堂巡
撫海瑞知府蔡國熙孫成泰鈔關主事許豸巡按御史周如
斗甘士价提學御史耿定向陳子貞巡撫周起元周孔教提
學倪元珙推官袁可立長洲知縣郝承燠嘉定知縣陳一元
本朝知府徐應召同知師佐巡撫馬祐糧道方國棟康熙二十
五年巡撫都御史湯斌增祀吳行人伍員唐巡撫使狄仁傑
刺史李栖筠白居易劉禹錫狄兼暮李紳吳越節度使錢元
璪宋知軍州滕宗諒通判司馬光李禹卿知府孫覺王覲莊
徽胡松年李光蔣璨洪遵虞允文王遂常懋汪應辰文天祥

張世傑推官蕭燧通判賈公望知府周葵元總管道童師克
恭明知府魏觀侍郎夏原吉巡撫周忱李秉彭韶侶鍾提學
蕭鳴鳳知府胡纘宗同知任環巡撫祁彪佳知府陳洪謚兵
備凌義渠罷祀唐韓滉是後至今歷年增祀者明長洲知縣
李實

本朝巡撫周國佐慕天顏湯斌布政使丁思孔提督梁化鳳糧
道史啓賢兩江總督傅臘塔馬鳴佩叅議道韓佐周遊擊趙
弘印巡撫宋犖漕運總督郎廷極吳縣知縣吳存仁兩江總
督范承勳提學許汝霖邵嗣堯張榕端張泰交余正健張元
臣布政使劉鼎巡撫張伯行知府陳鵬年梁穆驛鹽道蔡琦

督糧同知石文晟巡撫徐士林

鄉賢祠明成化二年提學司馬亞分立在禮門西南今仍其
地祀商巫咸周季札漢角里先生周術龍邱萇吳陸續張翰
梁張嶷陳張昭唐陸元朗陸贄陸象先顧少連張鎰麴信陵
陸龜蒙丁公著宋程師孟陳之奇朱長文滕茂實王蘋王葆
李衡范成大龔明之胡元質衛涇元朱德潤明楊翥吳訥陳
祚陳鎰劉鉉葉盛韓雍吳寬文洪王鏊毛澄尤安禮陳繼張
翥王永和李傑孔鏞俞士悅沈林周詔徐禎卿都穆魏校周
用吳山顧源朱希周陳壽徐源伊敏生陸粲楊昇楊循吉文
徵明王穀祥顧存仁王庭袁洪愈王敬臣朱統陳鎰陳璠陸

師道張基王禹聲顧汝玉袁尊尼湯珍李鴻楊成申時行袁
 一虬金世龍吳之佳歸子慕文彭文嘉伍袁萃陳允堅周宗
 建周順昌徐如珂朱祖文袁年陳仁錫管志道錢有威顧九
 思張文奇楊大潔龔元祥顧其志文元發顧其國李志學陳
 元素文震孟繆國維朱陞宣申用懋申用明毛文煒金應照
 過龍許朝相許自昌丁元復徐烈朱希文毛維張

本朝金志孝顧所載沈應明金之俊尤淪陳濟生顧天朗朱嘉
 遇席啓圖徐枋沈滉錢震翀錢中諧

按名宦鄉賢之祀所以崇往者勸來今最有裨於教化明
 之中葉陸粲等持清議於下胡纘宗等核定論於上未嘗
 不詳且慎也歲久漸增以迄於茲過而存之者托善善欲
 長之義假而不歸者援有舉莫廢之文不知無美而稱之

吏民爲媚其長子孫爲誣其先死而有知處非其據其能
 安乎跡其著者如延陵季子配食至德廟伍子胥古有專
 祠祭不欲數母乃可已至漢之王充爲郡治中宋之朱公
 綽有功建學宜在祀典太倉州縣割不隸郡其牧令之賢
 者從而徙祀亦禮也或闕而待補或濫而須汰有是
 是非非之君子必不違斯民直道而行之本性矣

教授宅在明倫堂後

訓導宅在禮門外西

師生員額

宋置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元增訓導初由州府選聘以請於
 朝其後太學立三舍法試可乃授閒命近臣薦舉充之生徒
 來學不限多寡明制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學生始有定額

本朝教授訓導各一員廩膳生員四十名增廣生員四十名附

學生員不限額遇提學歲科兩試每次由所屬州縣撥入二十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共二十名雍正八年以太倉改直隸州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縣屬焉自後府學每試止撥入附生二十名武生一十七名

學田

宋景祐元年始立學詔給田五頃以贍學徒

紹興開撥給廢寺沒官田餘一頃

戴溪記東陽倪千里起萬以紹興癸丑分教姑蘇始

至計糧入不足以養士考核宿弊學有羨積增養士員彬彬盛集矣起萬慨然曰學敦義之聚非徒養士也事關風教非學敦誰實主之顧財力不可為爾漫不度羸縮侵費養士曰我將為義是又好名者過非吾志也因以告諸部使者今右司郎中黃公適得廢寺沒官田餘一頃先有佃學田多取羸或不平爭之訟久不決黃公歸其田於學使自為官莊視舊

額增米三百石合前所得田為米三百五十石有奇起萬曰是可行吾義矣請隸職於學者九人使得與學正錄錢糧官同主之因定其規約歲取其入祠祀文正范公及教養其遺孫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預焉至正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凡費於此乎出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約既定學以其議上於府守王公慨盡心學敦與闔府咸稱善俾刻諸學與後人共守之起萬以書來求予文為記

嘉定開判郡待制趙彥櫛撥給官田餘三頃

謝南記國家駐蹕錢塘吳為股

肱郡涵濡文教人材日盛教官養士歲費益廣宜以不足間也嘉定戊寅判待制趙公彥櫛出在官之田餘三百畝歲可得米二百石有奇以助經費且作簡謂冷曹曰養成美才為明時需旨哉斯言公之愛士乃所以愛國其仁豈有既哉是秋提刑攝府事即今右史王先生棐也參稽前此弛其征入由是學宮益霑全惠而終始贊其決者僉判趙君與憲為有力焉南不才分教蒙此巨助詎敢沒其實用叙大略併與公帖存之庶幾來者有考云

紹定間教授江泰亨復冒沒田餘六頃又歸羨田餘四頃

陳耆

卿記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江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江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撼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迺並祠三公於學而請記於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興用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江

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江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江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

明嘉靖三十六年郡人給事中顧存仁助長洲縣二十四五

等都田一頃

溫景葵記蘇郡儒學甲天下考之碑志宋景祐開嘗給田五頃以贍學徒嘉定開判郡待制趙

彦備復以官之間田三百畝助經費則蘇學嘗有田矣國朝定制師生有祿有廩而祭祀脩理屬之有司固無所他需然文學日盛弟子員不啻十倍於宋而貧乏者率居其半昏喪疾病無可調予深歎於衷仰愧前人一日巡撫都御史曹公邦輔提學御史趙公鏗巡按御史周公如斗各移檄以前給事中顧公存仁少嘗游郡學願割本戶長洲縣二十四五等都腴田百畝永充府學繕脩賑給之助倡義裨學實為盛舉其田稅可照餘米開荒科糧補豁則其租俾該畝里役每畝

入米九斗每石照永豐倉例折銀三錢五分每歲共納銀三十一兩五錢貯學以埃支發公私兩便與文正朔學之義後先媿美宜刊石置學昭示久遠予讀之竊歎曰昔文正公之在宋也被遇仁宗以天下事為已任以明道講學拔賢才厚風俗為急故其立朝則幾致太平其守鄉郡則割善地朔學延明師以淑後進忠義之氣越禩五百耿耿如日星儒先學士論近代人才者未嘗不以公為稱首其謂有功於道於學言不誣矣今顧公方以直諫忤時久斥未復而能亟為此舉其真善學文正者乎夫學之所養者士士之所學者聖賢也學聖與賢而守身泣官不以文正為準的則所學謬矣以文正自期而舍忠與義則其謬益甚又奚足與之言學哉景葵少為諸生竊嘗嚮慕於公茲忝牧公鄉郡履公舊學以教養為職而瞻學之謀因循未舉乃為給事公先焉為負所學多矣敢不懋勉於將來

四十二年同知徐師臯助置長洲縣仁三畝田二十七畝八分池地一畝八分中三十一都田一十三畝四十四年知府

徐節助置長洲縣二十九都田七十畝申時行記昔三代盛王其教養之法可考

已田里溝洫以授民使民嬉游作息於其中而無凍餒咨嗟之形塾序庠學以造士使士藏脩弦誦於其中而無淫泆恣睢之習其義深矣然譽髦之士即俊秀之民也而先王羣之使入於學亦以振之飽煖之餘而穀之既富之後當是時田不隸於學而士未嘗不食於田其俯仰足依而心志不亂故能養其德行道藝之成以興教化風俗之美噫何其盛哉井田廢比閭失業民既無所藉以為善而號為士者亦往往陌於阨窮故有短褐不完藜藿不厭而獨行君子之德者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而曳屣歌商頌者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而上不吝不敢以疑下不吝不敢以諂者至於周恤問餽之典又濶疏而莫之舉行士之窮亦既甚矣夫士雖食貧有以自樂而使饑餓於土地則誰任其恥哉故學田之設亦所以通既變之法脩已廢之典而不失乎三代教養之遺意者也吾蘇郡學朔建自范文正公始公嘗擇沃壤以贍學徒蓋蘇學之田向已國家隆重文教人才之盛負軼前代顧博士有祿弟子有廩而學田獨闕徐侯來守是邦慨然太息乃捐俸易田繫之郡學為畝若干歲課其人若干士之困者疾者突不黔者喪不榘者皆有給焉方是時吳中厄於淫潦民幾為魚而征調不休倭夷繹騷瀕海之民猶荷戈也救荒禦寇之策蓋侯之所日夜勞心而不遑者宜其視學校為緩圖

矣而學田之置顧汲汲焉其先教化厚風俗之盛心豈淺淺哉夫侯履文正之鄉而續文正之舉其必有以心文正之心者吾聞侯約已裕民持廉率職卓然有素絲羔羊之風而祿入之餘復舉以瞻學校其心文正之心章章著矣侯既效法文正而後之守是邦者或效法於侯則所以加惠士髦者永永無極而孰非侯之賜哉吾既以頌侯又以冀夫心侯之心者庶三代教養之遺意常存勿替焉是又吾蘇之幸也

隆慶六年撥沒入官長洲縣南三十一都田一頃

潘整記古者千乘之

國以養士而子輿氏陳王道必曰貴德尊士然士生於周雖無恒產亦有恒心三代而降富歲多賴非性也其所以養其身心者豫也我朝建學養士徧天下儲才毓英以裕濟世之用彬彬尚矣惟士之食餼於縣官者雖大郡方州並有程限自茲以外則於俯仰無累既富方穀者能必其人人同乎則仁人君子為師帥司教化能無蹙然於此耶其所以為豈弟作興菁莪樸棧必有曠世相感而加惠於無窮者矣今操院張公保障南畿既江防寧謐則軫念蘇庠惠及窮困爰咨爰議戢彼巨猾顧存善者薄罰膏腴檄郡追徵以資多士適鑿以勾當公務負弩金陵謁公臺下公溫顏相諭謂士無恒產

曷所於賴茲有沒入官田為畝者百給學歲收以繼諸生膏火務謹收斂清出放俾有實惠然非刻石無以詔將來屬鑿為記

萬歷三十五年提學楊廷筠助置長洲縣上十一都西二十

二都田一頃五十四畝

申時行記

按王煥如學志天啓七年提學陳保泰准業戶徐道本張寵畢成名繳價領歸田九十八畝四分崇禎三年更置長洲縣上十四都田八十畝十五年提學宗敦一准業戶王嘉賓繳價領歸田五十一畝六分易置長洲縣二都田四十三畝共減田二十七畝租入仍如原額

四十年巡撫都御史徐民式撥同知許爾忠署理鈔關餘羨

銀助置吳縣九都十都田一頃八十九畝四分七釐四毫

申時

行記

按學志崇禎十五年提學宗敦一准業戶金伯繳價領歸
易置長洲縣婁字二亩田一頃減田八十九畝四分七釐
四毫租入
仍如原額

四十五年鈔關主事張大猷助置吳縣二十七都田一頃長

洲縣上二十一都田一頃 內長洲縣田為業戶張經欺冒缺五畝

崇禎元年巡撫都御史李待問提學御史陳保泰巡按御史

王珙撥給常熟縣沙田七十九頃三十五畝二分九毫

按學志是田初為江陰民王國寵開墾崇禎明奸民爭奪成訟臺檄給學尋以巡按御史饒京括州縣冊外起科錢糧彙題抵餉仍歸常熟縣徵收

名宦祠公田明嘉靖四十三年同知徐師臯以其父讚祀祠

中置助長洲縣田二十四畝二分供歲脩 王穀祥記凡學校有文廟之祀有名

宦之祀文廟天下通祀也各宦者郡邑各祀宦於其地之賢
而有功德者一方之專祀也蘇學故有先賢祠羣祀名宦鄉
賢成化丁未始分祠而祀所祀歷有因革嘉靖丁亥乃重定
焉今各宦自漢會稽都尉任延而下先後入祠者凡若干人
莫不覈名實嚴去取協公議秩之祀典行之春秋與文廟祀
同時而舉厥惟重哉其獲俎豆於斯者信非賢有德者不可
也正德丙子永康復齋先生徐公讚繇弘治乙丑進士以御
史擢守蘇郡公德器凝重度量寬洪心事光明才猷練達其
治惟務大體不事苛細詢民疾苦而幽隱畢通究時利弊而
施為有序省刑薄賦節用愛人濬海道之湮備逆藩之變尤
加意膠庠鼎新廟學延名儒傳經術而文教大興士習丕振
其諸善政不可勝舉化行期月報政三年士民乞留天子嘉
勞進秩河南右叅政俾還治蘇蒞郡凡七年郡益大治深仁
厚澤淪肌浹髓矣擢江西左叅政歷藩臬陟都憲任至工部
右侍郎未幾以憂去尋以疾終自公去蘇歲月云邁士民思
慕沒世不忘乃躋祀公於名宦之祠報功崇德公議協而人
心慰猗歟休哉嘉靖甲寅公之家孫華源君師臯以詹端主
簿通判蘇郡蘇之士民故老舉欣欣相慶曰此吾賢太守徐
公之孫也思徐公而不見見公之孫如見公焉象賢繩武相
繼為邦世德之風君子之澤又當漸被於吾蘇也君彬彬恂

恂兢兢翼翼不承先烈恪守官箴廉白是將夙夜匪懈職脩而政舉名實加於上下擢同知蘇郡履寵若驚慎終如始清操益勵才譽益彰居官盈十年視篆徧各屬所在著績薦剡旌書交騰叠至累數十未已也君在郡每朔望詣學謁廟必敬拜先公於祠若睹儀形而聞警教者寮屬羨之士民榮之君猶歉然懼他日將違瞻仰思為永圖謂祠宇實妥靈之地歲當脩葺我其助之癸亥恭進衮衣例給公費君辭弗獲則捐白金五十兩屬教授進士潘君儵買良田籍之學歲收其入儲之以備脩祠之助潘君白之郡郡聞之院司皆嘉獎報可則奉行唯謹甲子君擢廣西太平郡守行潘以田記屬子子惟學之有田其來尚矣未聞名宦祠之有田也有之自今華源君始是舉也有四善焉捐公費而不為已私廉也昭先德而以詔來裔孝也圭田可以供祭祀禮也公田可以助學校義也本於孝成於廉起於義合於禮一舉而眾美具矣夫學禮義相先之地教化所自出也君為是舉於學非惟崇重先喆抑亦風勸後人吾知聞君之風者將必興廉與孝由禮由義士習革澆民德歸厚其於教化豈曰小補之哉又聞蘇學之設捨地於文正范公而其子純禮復加增拓初議於光祿朱公而其子長文實典教事皆相繼有功德於學當時盛事也今復齋公功德在學躋祀名宦而華源君繼志述事復為義舉此其積功累德與范朱二公世濟之美曠代而相符也豈不重可嘉尚也哉予故樂為記之

以上田租歷代常有增置旋多占隱

本朝康熙五十二年布政使楊朝麟核實在田六頃八十九畝

五分七釐四毫分屬教授訓導司出納內各宦祠公田二

十四畝二分亦籍焉舊志又有道山亭西地東嘉會廳南

嘉會廳基徂徠堂東地徂徠堂南池地等租本校官以隙

地僦民種蔬魚取給故刪不載按舊志郡學地延袤一萬

九千丈周一百二十五畝有奇學志則云周一百五十五

畝有奇總而計之曠者必多今未加丈步止志其槩云

紫陽書院在府學內尊經閣後康熙五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張

伯行建擇所屬高材諸生肄業其中中奉朱子木主事聞

聖祖仁皇帝御書學道還淳四字額以賜是年伯行撥吳江縣

水北菴僧入官田以廩諸生雍正三年布政使鄂爾泰增廣

學舍建春風亭於中堂之西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賜帑一千兩令官置田十三年巡撫尙書高其倬

撥給罪贖銀并變賣廢祠銀置田乾隆三年巡撫都御史楊

永斌奏請撥帑四萬兩生息增諸生膏火十年巡撫侍郎陳

大受以元和縣學訓導吳中衡請歲於田租內撥銀八兩為

書院中朱子祀典耐以張清恪公伯行十三年知府傅椿重

脩改建大門為東向

張伯行記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夔

才蔚起代有其人故聲明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
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間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

半孰非

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

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

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

窺學問之大槩今為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

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為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

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

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

皇上學術淵源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

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

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

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

以為學與教者之所以為教當以紫陽為宗而俗學異學有

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

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

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為崇祀紫陽夫子

之堂旁為諸生講學藏脩之舍庖廩漏浴靡不畢具經始於

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墜茨丹雘翼如嚴如諸士子可

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其徒以為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為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康熙五十二年撥吳江縣嚴墓田三頃七畝五分二釐五毫

今分隸震澤縣

雍正十一年

賜帑置長洲元和二縣田二頃八十一畝六分零

內埤荒田三畝六分三釐

八毫又低瘠田四十二畝八分乾隆元年易置元和縣田二十三畝七釐三毫

十三年增置元和縣田二頃七十八畝九分七釐八毫又二

十三畝一分三釐

內埤荒田二畝七釐五毫

吳縣學在縣治西南宋景祐初設始在舊縣治東南

盧志今三皇廟基

紹定元年知縣趙善瀚移建賓興坊貢院南講堂曰明倫四

齋曰登賢升俊育德尚志憲使林介撥公田贍之嘉熙四年

知縣魏廷玉主學孔聘重脩淳祐七年知縣趙汝澄

一作澄或作社

又脩建采芹亭風雩壇元至正九年達魯花赤馬祖憲新殿

堂齋舍更塑

宣聖四配像繪從祀先賢於兩廡之壁十九年縣尹張經為櫺

星石門二十四年縣尹楊彝又脩之明洪武二年知縣曹文

綱脩姜漸記五年知府魏觀闢射圃建觀德亭宣德九年巡

撫侍郎周忱知府況鍾奏遷今地

王志昇平橋東偽司徒李伯昇故宅視舊四

倍以廣通為屋二百三十餘楹弘治十年知縣鄺璠徙學門使直移校官宅於後圃購民居拓學前地鑿泮池為石梁又於學東拓地為射圃作觀射亭王鏊記正德元年知縣劉恒相

地勢填平洿池移門稍東偏折旋以入又葺明倫堂及兩齋

饌堂皆如制表綽楔於廟前曰儒宗林符記二年又構屋二十

四間於學外為外號以待士之攜家來學者自為記嘉靖元年

知縣劉輔宜脩劉纓記四年巡撫都御史吳廷舉檄知府胡纘

宗知縣楊叔器盡撤舊構而新之改儒宗坊為狀元又跨街

立會元解元二坊六年知縣蘇祐竟其役二十年知縣張道

移啓聖祠於廟門東朱希周記又改狀元坊曰首邦文獻東曰仰

聖西曰興賢二十六年知縣宋儀望三十九年知縣曹自守

四十五年知縣魏體明迭有脩葺萬歷九年知縣傅光宅重

建尊經閣脩廟廡堂署楊成記二十八年知縣孟習孔二十九

年推官署縣事鄭郭踵脩巡撫都御史曹時聘巡按御史何

熊祥知府朱燮元皆有助申時行記三十二年知縣曾汝召移首

邦文獻坊置縣治前四十三年知縣周爾發脩崇禎元年知

縣陳文瑞脩復奸民侵地浚內外河申用懋記九年知縣楊雲鶴

教諭計鴻勳出贖鍰繕葺重建啓聖祠李模記十四年廟梁壞

知縣牛若麟脩鄭敷教若麟各有記

本朝順治十一年教諭夏鼎率諸生金之鉉等白諸憲使復奸

民侵地康熙六年布政使佟彭年倡脩二十年邑人侍講繆彤脩廟殿封學士朱嘉遇脩戟門兩廡知縣劉滋脩櫺星門東西二坊教諭王晉脩啓聖祠訓導王輅脩儀門太學生王聖傳脩大門諸生輸助脩明倫堂二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湯斌復建尊經閣四十年巡撫都御史宋犖重修雍正九年巡撫都御史尹繼善核民役之雜處齋廊者遷之釐正基址大脩廟學煥然一新

宋施清臣脩學記天地以理而會天理以學而明若稽隆古由內達外畿服皆學所以扶植三極而為降衷之宗主也周備之我宋繼之國於東南三輔之邦倚郭分學惟吳有之吳學肇端於景祐初自後兩邑皆附郡泮吳最壯縣臺府鼎屹賦與租簿急符終訟文書程上者日有千緒雖強敏者救過不贍奚暇以教養為急寶慶丙戌永嘉趙侯整莠夷類材諳老練細大畢張一日謙荆鬻舍選寬卜勝實與坊之近城有勲府遺業買之良稱置

概相址層峰峙西津流亘東貢闕都左客館規右豁然形勢之環合是時飛廉振林交偃虞麓杉松杞梓不索駢獻自尙匠至崇成役匪淹期為廣廈四十餘楹外聯四齋中嚴一殿崇祀有像講習有堂遊息有亭凡什器備焉實紹定初元也其間以庠養士以田制食司憲林公介先撥公產五百餘石繡衣吳公淵守符鄒公應博續增一百餘石前美後裕輔教思不窮之良圖又閱十有六歲嘉熙庚子宛陵魏侯屬意學事支傾風雨之漂搖提綱歲月之湮墜鳩田畝於鐫刻汰浮冗於竄名有養必有教先是隸之佐廳吏借影私長屬不相誰何遂更鄉官舍選為之範模里彥文行為之領袖潤色緝密士皆德之昔嘗謁記辭不敢為今謂礪石久矣無文何以詔往汜不容已輒為之言體具則憑藉牢慮遠則植立耐乃經營是學者也志續則其用新弊隄則其傳壽乃維持是學者也原民生而俾返民生之懿秉寓有司而不負有司之法度乃訓迪是學者也趙侯剪萊築宮置犁供粒百須均足以為善教之地經營固難而維持亦未易魏侯值多艱之時倥惚不給由後紹前所以扶植教法者心心昭契絕出債視償邑之見兩侯致力於學者豈容羣居諸子始以鋪啜而來後以利祿而計要當造伊洛下學上達之妙充朱張切問近思之端訓朝迪夕希聖齊賢倘或外鶩辭溺彫浮過眼風花之

不留好鑽虛詭旋踵霜管之非實苟而已矣孟軻氏云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即理也豈不與天地並哉趙侯善瀚壬戌進士遺愛去思魏侯廷玉輔政世家載美相濟新池陽校官孔君瞻壁海前廊今主教席淳祐三年立夏日王極脩學記姑蘇六邑吳長洲俱附於郡襟山帶湖地不肥衍而多秀民歲大比登名貢籍者率為六邑最蓋士貧則務本而好學理固然也吳舊無學官紹定初改宰邑者因歲可支始度西城之隅貢闈之右創為廟宇齋廡備具閱時既久棟撓墉頽過者弗肅淳祐七禩會稽趙公實來祇謁於庭惕然加想顧而歎曰昔賢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况政化所自出庸可後乎於是畚築為垣墉六十餘丈外內既限徐甃工聚材爰葺爰址由廟殿而為門為軒由講堂而為廊為序為庫庾傳廚凡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蓋瓦級輒之破缺漫漶者皆除治而更新之廟序森列有嚴有翼又以餘力造祭服祭器齋庖牀幃百用具備不三月而辦士之占籍者正業有所用旋有序游斯息斯咸服公教既乃躬率執事弟子員典器用脩行釋奠禮竣事合辭來請於極願述歲月以紀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自端本之學微功利之說勝世之從事者方以操切為術以急功趨利為能奉符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談仁義於戰國鮮

不謂迂濶於事有賢令尹能卓然與世異嗜惓惓乎此是鄉政所先後非予所喜聞而樂道哉古之長民教為先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考之周制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則古之遂猶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為未也上而天子又立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德六行不可一日不存於人心故也士志於學皆知樂事而勸功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禮義之俗能扶國脉於長久推其由來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為政先務謂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祉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裕於才肄邑三年政尚安靜是役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於廉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元干文傳修學記為政所最急學校是也自泮宮脩而頌聲作茲歌聞而道化行其來已久昧者顧以錢穀獄訟期會簿書為先務吁抑末矣初姑蘇凡六邑吳長洲附於郡故邑士之占籍者亦附郡庠宋紹定初知吳縣趙君善瀚始建學於郡城之西越十有六禩魏君廷玉嘗葺治之內附以來未及百年屢脩屢壞豈驛置肘其傍嚴城踵興後空曠幽閭勢不能支久耶抑涖土木之工者因陋而就簡耶至正七年六月縣達魯花赤馬侯祖憲至顧瞻徘徊慨然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乃今茲廟貌侈剝牆屋隳圯則其教養之廢

承國可知吾敢辭其責哉然未有承其事者明年春侯被檄
 出至秋乃還先是缺教諭而郡俾學錄侯如晦攝事遂以侯
 之意詢於諸儒有復於侯者曰當建學之初官界田數百畝
 贍士率皆膏腴後之司出內者相與為奸欺削其租入之數
 以取賂於佃人謂之減額歲久弊滋所減殆半學計之不充
 以此誠以侯之賢明復之無難吾黨竊稍邑庠無補事功願
 以月給之糧輸公助不足可乎侯聞之喜首捐已奉為倡時
 縣尹成克賴承文買間議克合是歲秋乃命稽田籍復租額
 移有司徵之歲果倍入而宿弊遂除其寒士之老於文學者
 月給糧如故士皆悅服於是擢費蓄材若治私第
 事庀工選吏之練歷愿謹者董其役門廡殿堂齋
 更新之更壞文畫室四國公像繪從祀諸賢於兩
 楊公祠於學之西偏舊以溝渠未鑿水雨時至則潢潦浸淫
 庭廡開乃浚而深之甃以石其長百餘尋井注通津既又繚
 以周垣覆以陶瓦而宮牆岌然復以餘力特為屋若干楹以
 教官凡皆為經久計必堅必完視昔者不期月而畢諸儒
 相謂曰侯之於學勤亦至矣因侯君而論之請記于知馬侯
 久矣吳為東南望邑地大物眾素號劇繁侯優為之而能留
 情學校可謂知所先後且立社學一百三十餘楹帛平穀三
 千石門絕私謁庭無留訟有古循良吏風侯君不以權攝兩

怠若事是亦可嘉雖然學校脩矣諸君之所以自脩者宜
 如予嘗忝教茲邑能無言乎昔人有陳其車馬印綬示諸生
 者以為稽古之力議者猶或非之科舉云乎哉孔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千萬世之格言也諸君其可不勉以答賢侯之美
 意眾曰唯侯字元章由曹監釋褐同知陳州以選授今官鄭
 元祐學門銘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亦由於中吳蓋
 范文正以宅建學延胡安定為師文教自此興焉若吳縣學
 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縣廨之東南今三皇廟故縣
 治也紹定初知縣趙善瀚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
 姑蘇驛不百步其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
 乃三輔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
 更宋迄今累加完葺至正十九年平江路總管周仁縣尹張
 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觀學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莛與
 楹上象日月堅緻聳峭翼以垣牆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
 宮之門攝學事盧熊及學之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
 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吳邑
 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官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閉因
 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
 琢石莛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孚尹潤溫木易蠹朽石堅斯
 久何莫由是以啓其部勒銘於茲豈特詆言來遊來歌永矢

弗諼陳基脩學記平江屬縣麗郡城者二皆有學而今三皇廟實宋景祐間吳縣學舊址也其徙今賓興坊廟序齋庖凡四十餘楹則紹定初知縣趙善瀚實改卜焉淳祐之際知縣趙汝澄更繕完之國朝混一郡縣通祀孔子而吳縣學至正七年達魯花赤馬祖憲嘗一脩葺十九年縣尹張經斲石為櫺星門甚偉而廟學更十餘寒暑摧圮就壓槩未遑有植其什而剔其蝨者茲縣尹楊侯甫下車即謁先聖環視內外慨然以振興為己任顧教席方虛而學廩告乏且久適鄉貢進士吳興莫孜客吳郡侯雅知其賢因折節以學事委之遭時多故民疲力役侯徒手於百廢之餘計未知所出聞謂孜曰吳民雖困頽勸以義罔不用命賢父兄察侯意咸奮曰禮義可以為國侯不鄙夷吳民而欲以禮義畜之甚盛舉也范文正九世孫廷珍等率緡錢合五千有奇為脩學費未幾靈巖住持淨標等謂徒曰釋與儒雖異師然衣且食焉日與編氓並以什一之賦徭於縣惟編氓不自愛其力以佐侯興學吾敢私愛其力乎亦輸若干緡助侯侯擇幹吏司出內侯治事畢輒至學親較百工惰勤中為殿後為堂傍為廡為齋廬規制悉遵紹定之舊而以堅撤腐以直支傾材必貞工必良視馬侯所脩或有間矣其周之為宮墻履之為階除缺者補漏者覆隍阬者填使安夷使平丹堊漫漶者飾而新從祀象剝

落黯昧者更繪而神明之於是上棟下宇內垣外墉奠者從以嚴弊者完以好入其廟儼乎其容師生教養秩乎有序經始至正甲辰蜡月訖工明年九月侯率僚佐釋奠已集師生講六藝之文因歎曰吳為縣地方百里學宮與縣治俱麗郡城而士之散處山澤不得朝夕肄業於學者多矣乃呼其父兄而告曰吾欲俾若里有社社有學學有師以教若子弟可乎皆應曰諾居無何百里之內弦歌相聞口詩書而躬儒行者相屬於道鄰州吳江之民曰奚士龍聞而慕之割私田九十畝有奇歸學以繼廩稍於學侯亦弗之拒也訓導鄧德基黃本疏其事請書於石吾聞學校廢興視守令之賢否此古今確論也承平以來守若令不駭奔於期會則攘臂於賦斂鞠躬於簿書蓋八十年於此矣其不以文具視學校者幾何人及天下有變向之所謂駿奔攘臂鞠躬者卒莫知所以救之楊侯起家材掾一命縣長吏當百戰創痍之際視承平所不服者若可以少緩而顧汲汲焉束帶詣學一呼響應而異端之徒鄰州之民至者恐後禮義之足以感人也若是役也楊侯與丞鄭翀簿王造典史舒昉劉惟忠同心一德求學校之無與不可得已使長民者皆不以文具待學校而以禮義相先天下有不足平矣楊侯名彝字好德鄱陽人明楊榮遷學記吳為東南望邑儒學又一邑之望也或施教無所瞻

仰不稱善為政然興學大役使勞費一出於民其得無怨咨乎求務殫厥心事底完美而不動聲色則難矣吳學舊在城西南賓興坊其地卑隘廟學皆簡陋旁逼軍營喧雜相接春夏水潦四集墻壁傾仆絃誦常輟郡縣之長貳暨師生往往致慨欲遷改而未有能當其任者宣德七年巡撫侍郎周忱借知府况鍾同謁廟學嗟其不稱協謀更造得隙地於縣治西南視舊學地廣四倍高爽平曠眾咸謂宜知府具其事於朝得旨復相與議曰役不可累民計郡諸倉歲積葦蓆得五十餘萬鬻米可五千餘石凡材石陶瓦之資匠作力役之需悉於取給而一絲不擾於民復擇耆民王信許均美董其事經始於九年十月訖工於明年五月成功速而人不知勞享禮有殿講肄有堂藏書有閣宴休有亭以及門廡齋舍庖湏各以序列通為屋以間計之二百三十有餘材用堅而人不知費其既成也父老歎曰廟學不稱久矣一旦更新於數百年因循之後而不以病民葦蓆之積屢矣昔也不侵盜於吏胥今以之充鉅費何其善乎於是知縣吳復教諭李讓等走書求記予惟學校王政之首教化之源也我國家列聖相承典學育材六七十年於茲矣膠庠之盛振古未有是以絃歌詩誦之聲郁郁瀾瀾溢乎遐邇而賢材輩出裨贊鴻化亦曩不由良有司欽承德意以振作之至其改作有方若茲學之

建尤不易得也來遊於斯者尙知力學求道篤志勵行期不負聖明造就作養之仁將必効用於時垂芳於後以為斯學之光則兩君子之殫心亦傳頌於無疆矣吳寬脩學記蘇多屬縣惟吳之隸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蓋學初偏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况侯始遷於今昇平橋東然人復以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舊貫相仍皆未暇及會諸生言於巡按御史吳君一貫君以為宜知縣鄺侯璠曰此費固無難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侯又以師儒宅舍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於跨池作梁臨衢樹表凡所傾壞無不脩治弘治丁巳春工既訖教諭李仁訓導甘澤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鄺侯為政精敏若脩學特其一端耳惟今之人率以改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為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為藏貨材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為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於斯明人倫於斯惟患居上者不知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而鄺侯作興之

意尤足多云楊循吉脩學記嘉靖癸未秋七月知吳縣楊侯叔器始至視學署教熊君欽具廟解弊漏狀以興作請方屬歲荒議協未舉又明年乙酉巡撫都御史吳公廷舉巡按御史朱公實昌先後臨觀乃下牒於府許以公帑從事知府胡公繼宗方崇儒右文亟贊其為於是楊侯嚴承三檄鳩庀惟其舍經閣重門皆踰舊又次葺廟廡門屏靡不一新及像主繪飾丹碧煥如明年丙戌神人咸位而餘役未終五月楊侯擢御史去冬蘇侯祐來代遂嗣為之其詠春之亭與石闌池甃皆理治又隄官舍之南澳三十丈皆以石及築後垣為護覆瓦而椽前悉未有丁亥八月訖工凡用錢八百緡有奇庶工眾力不與焉既舍萊學生黃紋等相與謀曰昔者堂構始興袁表秋試發解第一捷至咸頌興學開祥且功鉅宜書楊侯乃俟石請文厥事惟古鄉遂皆有學今之學即古子男國也魯有泮宮宜亦若然惟吳學創自周文襄公其久百年敝宜改為熊君之見審矣然非楊侯力主斯文而上之人與後賢始且終之則亦未易以為也然是役也機不一湊而功有所歸不既偉歟夫禮貴報功樹立者不泯也將來於是俎豆焉以永昭群公二侯洎熊君之德其誰曰不然乃作頌云維吳有邑泰伯是宗西南得朋奠此黌宮亦有顯廟以奏笙鏞

匪聖罔師誦法敬恭如何歷歲滲雨馳風孰不縮章欲作靡舉工殷役大安是陋處有美楊侯來尹我邦承檄匪懈木石運扛歲星甫周堂舍具足高明赫麗執經川續乃閣斯義於陰之陸羅度典文其多千牘粵若元聖載煥其姿由堂及廡賢悉垂綉層門列戟告薦鴻丕維茲駿功匪易其成閱禩踰百始紹前英嗣政孔良益光法程惠我東南教化流行凡百髦士來遊來升尙樂菁莪播揚休聲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在 文廟東明嘉靖四年知縣楊叔器建今仍其地

祀漢縣令彭脩宋教授胡瑗慈湖先生楊簡明知府況鍾徐

應召知縣葉錫雍泰蘇祐曹自守袁宏道

本朝總督傅臘塔總漕郎廷極學政許汝霖邵嗣堯張榕端張

泰交張元臣余正健驛鹽道蔡琦知府陳鵬年

鄉賢祠在 文廟西明嘉靖四年知縣楊叔器建今仍其地

祀吳顧雍唐陸元朗宋朱長文范成大元俞琰周南明杜瓊

楊翥尤安禮陳繼陳鎰陳祚文洪王鏊都穆楊昇陳霽袁袞

陸師道陳鏊袁洪愈袁尊尼申時行金應照毛文煒袁年楊

大滌申用懋申用明徐如珂繆國維周允昌周順昌朱陞宣

李志學顧其國毛維張過龍

本朝王節錢震狝席本楨錢中諧張孝時席啓圖

按舊有宋慈湖先生楊簡祠在戟門右五賢祠在櫺星門
東祀宋邵子雍程子頤張子載朱子熹陸子九淵明崇禎
元年改建爲閣祀五賢於其上下祀知
府況鍾九年移建 文廟後今並廢

忠義孝悌祠在 崇聖祠東雍正三年

詔建祀明金秋

本朝周茂蘭黃向堅嚴渠成袁上林錢聯珍郁聖揆蔡來信楊

秉鉉朱維藩金拱辰姜舜權文齡葛以時

按吳最古縣前代忠義孝悌之著於史傳者指不勝屈祠
中奠主寥寥豈所以發幽光昭曠典歟考信增補始不可
緩

教諭宅在敬一亭後

訓導宅在尊經閣後

師生員額

宋置主學直學學長學諭學賓齋諭元置學正生徒來學不

限多寡明制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徒始有定額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
學生員不限額遇提學歲科兩試每次入學二十名雍正三
年奉

詔加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共十五名

學田

宋紹定元年提刑林介撥公產充學廩五百石

三年知府吳淵知縣鄒應博增撥公產一百石

元至正十七年吳江州民奚士龍助置田九十畝有奇

明正統閒縣民王思信許美助置吳縣十八都田一十八畝

萬歷三十一年少師申時行助置學田

三十二年教諭袁香勸助學田

申時行記

四十年同知許爾忠助置吳縣二十二等都田一頃八十七

畝六分七釐九毫

四十一年知縣周爾發助置吳縣十一等都田一頃七十六

畝五分五毫

申時行記

四十五年鈔關主事張大猷助置吳縣一等都田二頃二畝

五分二釐五毫

天啓七年知縣陳文瑞撥沒官吳縣二十二都田十七畝又

監生許明黼助置吳縣二十三都田三十二畝七分八釐二

毫

以上田歲久籍亡

本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楊朝麟核實在田六頃八十三畝
一分四釐分屬教諭訓導司出納

書院

學道書院祀吳公言偃初在府城東北隅

舊長洲縣學南

宋咸淳五

年知府趙順孫改建於武狀元坊北普賢子院故址知府黃
鏞繼成之奏以學道為額選言氏與先賢後及民間俊秀教
之別建殿曰燕居以奉先聖講堂曰師友淵源齋四曰正巳
選賢問禮知本撥官田以贍士又置育材莊專充言氏子孫

費七年知府常楙建先賢祠於講堂西祀顏曾思孟左次澹
臺子羽兩序列周程以下九賢元初總統楊璉真伽據為僧
司田悉奪去至元二十九年山長祖宗震金德脩市徐貴子
橋高氏園第改建尋廢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以景德寺
改建門扁曰東南鄒魯堂曰學孔塑言子像於中後為講堂
堂後為絃歌樓十八年巡按御史趙繼本十九年巡按御史
舒汀踵脩

徐纘記

三十年知府金城改為督糧道署遷書院於

共社學

宋陳宜中學道書院記昔者夫子講道齊魯之郊從

遊多北方之士由句吳之墟登聖門者獨吳公子游
一人今常熟其故里也宋興崇尙文治吾夫子之祀徧天下
雖以闕洛大儒乾淳諸老得聖學於千載之後凡其過化之
鄉悉示表章存矜式吳為今輔郡公實東南學道之宗邑故
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非前此司人風者闕

歟今樞密趙公順孫守吳日卜地於府城文正坊之南甫經始而召余友黃侯鏞繼之鳩工度材命元僚陳宗亮董其事三越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取愛人易使之義而屬余記之余按公以文學列四科嘉言善行可傳者不一獨此二語乃親得於聖人而見於用復以印可於聖人者夫學之為儒者事人所知也武城絃歌乃將合君子小人而使之既有聞於斯道夫子莞爾之笑又直與說開與黜意同是其為豈不與後之言學者異哉思昔三代盛時聖教流行滿天地之間無非道舉天下之人無不學康衢童子如詠舞雩中林武夫如見大賓漢廣游女如在汶上由後世言雖若未嘗學問而其所見訓詁章句豈能傳之哉流風未遠列國遺民塗歌巷詠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夫子拾其斷句殘篇而存之非但疏越遺音寥寥於後而其吟詠情性於辭意之外亦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也道在天地終古常新何昔能為天下公而今幾為君子隱耶此余所以慨然於正學絕續之際想絃歌之聲而不可得聞猶幸登斯堂者能有感於命名之義人心未喪斯文或因之而興起也嗟夫知學則知道雖窗草池蓮亦足以起吾意何異親得聖人而師事之學非聖人之所謂學與其白首窮年而卒無得於此曾不若日用不知於耕鑿之中者琢磨雖未加焉而璞固存

也吳亦泰伯所居邦人至今質而無華伯之遺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吳人有其質矣使以公之學而文之進於道者其不彬彬矣乎余故樂書之庶居是邦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云咸淳七年四月朔日明胡繼宗重建學道書院記吳有學道書院尚矣孔門言子吳人也封吳公宋咸淳間知府黃公鏞奏立書院以祀公而教育其子孫故址在郡城西南隅直錦帆涇之上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山長祖宗震輩改創之元末復奪於僧國朝又百五十餘年矣久不克復迹益湮晦嘉靖初續宗受命來守是邦按故籍得其槩歎曰事有若緩而實急者其是謂乎雖然無所因而為之吾思其勞且侈也既而行視其佛老之宮有曰景德寺者去故址數百武而近南臨通衢形勢宏敞欲即是改為之然不敢專也因請於巡撫廬陵陳公鳳梧督學光山盧公煥巡按高安朱公實昌皆報可歲乙酉四月爰始興工撤其像設刻其丹雘追琢之踰制者而增葺之其南為門稍北為儀門又北為堂中奠公主曰學孔堂堂之北為師生講授之所曰文學堂堂之東西增作齋舍以居諸生之學道者凡若干楹又北為樓曰弦歌樓聖而垣之四周凡若干丈須其成以聞於朝歲脩祀事而擇弟子之俊秀者俾講讀其中焉功既訖續宗從博士弟子釋菜以告成事燕而歌泮宮之詩以落之僉曰書院之廢垂三

學校一

百年及今而復不可無記予惟周道衰先王之教熄賴孔子及其門弟子傳而守之惟吳公起南服北學於中國衰然以高弟稱聖門盛矣顧其曰文學云者非盡於今之君子所能而已蓋聖道之精蘊之心見之言而達之政事凡其粲然者皆是也而公獨得之故其治民則以禮樂為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彼所謂識其大者非歟今去聖益遠雖政與代移俗隨化易而吳之文每先天下蓋非公則誰啓之君子揆禮意原人情循報本之義則今日之舉固不可緩哉惟人才之作養則學校存焉條貫品式亦既具備宜若無事乎此然玩常惴故則勸督作興之意當有出於法令之外者於是乎拔其尤而儲焉以待天下之用亦識治之所不廢歟若夫尚論景行以追前人之懿以求所謂學道之實則諸君子所有事者先正有言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諸君子於是亦有所感乎纘宗不敏願相與勗之以觀其成用為記而鑱諸石且以勸夫嗣政者俾勿壞焉

金鄉書院在西市坊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因永定廢書之半建寓公堂奉澹臺滅明主以滅明嘗東遊寓吳也滅明

封金鄉侯故以名書院又以吳之寓賢宋尹肅公焯魏文靖公了翁耐焉後為正大堂旁列號舍俾士之遠處鄉僻始入城郭者肄習其中萬歷初廢崇禎九年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即書院旁理刑公署改復舊規後堂祀贈翰林待詔朱陸宣

明胡纘宗寓公堂記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服擅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為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遊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遊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址于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遂政綱則舉禮報則稱舍是而言治未見其為善治也舍是而言化未見其為善化

也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歷唐宋元以入我明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繼宗忝守吳既復學道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創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為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後為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既竣因文而陷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斲

文正書院在吳縣治東北禪興寺橋西宋皇祐中公知杭州

始歸吳廣先業為義宅以聚族人詳見第宅置常稔田千畝贍之

謂之義莊咸淳十年知府潛說友奏建祠於義宅之東祀公

及公四子撥公田三百餘畝以公大宗子孫主奉祠事詳見祠

元至正六年廉訪僉事趙承僖總管吳秉彝奏改祠為書院

不設教官以公嫡嗣主之明宣德九年知府況鍾脩成化三

年巡撫都御史劉顯孜脩十六年巡按御史劉魁巡鹽御史

戴仁知府劉瑀脩祝顥記嘉靖四十二年巡按御史溫如璋重

脩創建三公堂祀公之先三世詳見祠四十五年巡按御史董

堯封萬曆二年巡按御史邵陞相繼成之袁洪愈記陞又重建先

憂閣皇甫汭記崇禎六年颶風摧圮裔孫參議允臨主奉安柱重

脩

本朝康熙十二年裔孫浙江巡撫承謨脩三十四年裔孫兩江

總督承勳脩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賜御書額曰濟時良相乾隆二年裔孫太學

生興禾大同知府瑤重脩初公創立義莊立有規矩後漸廢

壞治平元年子純仁請於朝得旨劄付本州違犯莊規許官
 有受理嘉定三年裔孫左司諫之柔奏請申明舊規明天啓
 崇禎開裔孫參議允臨增置田十頃

本朝雍正七年裔孫瑤增置田十頃乾隆九年裔孫興槩增置

田一頃

元李祁文正書院記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

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
 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
 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彝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
 公承僖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
 書議以茲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
 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祀事專
 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
 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記而祁也幸際其會
 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公之生當宋端拱己
 丑其歿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

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
 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
 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
 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
 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
 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群賢以忠義之
 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徧舉獨舉
 其切而近者則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
 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
 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
 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
 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
 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
 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
 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
 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
 儒誘掖獎勵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
 之有功名教夫豈小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
 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
 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

此書院之所由立也雖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日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不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鄭元祐文正書院記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廉訪僉事趙公承信分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傅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權抑會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正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校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以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貿貿焉罔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

以忠烈賜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僅享之於私第况今國朝崇德報功在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人而有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貌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彝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商出公帑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藁爾膚謏焉敢廁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以公自期待况遊於公之門乎况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明張益重脩文正書院記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諡弼功德及人而廟祀於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為重而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

正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隴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事詳舊刻西江况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勅來守茲郡政敷民安百廢具舉嘗有事於祠下顛瞻棟宇有圯撓者因喟然曰茲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脩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為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為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閱牲以及庖漏莫不有所其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况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礮石鏤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余余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惟公開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為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構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遷綽綽非古之所謂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

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况侯為賢郡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
本朝覺羅雅爾哈善重修文正書院記昔文正范公以忠君報國之餘置義田於吳以贍恤族人子孫世守垂七百餘年而不替今公之世孫大同守瑶能遠紹公志增置義田仍重修書院興復義莊叙其始末屬記於子曰始宋皇祐初公守杭時期置贍族義田於義宅立義莊以貯田租義莊之東為文正書院即宋咸淳中郡守潛公說友奏建公祠春秋奉祀元至正中更今名者也初公置田千畝歲收八百餘斛以贍族人九十餘口公子忠宣公等申明規制復增其數至明中葉其田漸為豪猾侵隱郡守况公鍾力勘復之後十七世孫參議公允臨復助千畝本朝百年來族姓益繁田之所入時患不足雍正七年瑶奉先人命增置田十頃并前總三千餘畝此義田增廣之大略也然公所置義莊經宋元明久廢莫復書院自明宣德以來雖累次重修歷年久遠漸就傾圯瑤不敢懈視遂於乾隆二年與主奉世孫興禾等共議出義田羨粟相度書院歲寒堂南隙地鳩工庀材興復義莊而書院中各祖祠以及碑亭廊廡靡不修葺重新繼自今對越吾祖庶免隕越貽羞敢請一言以垂不朽予惟文正公以有宋第

一流人物早具先憂後樂之志溯公平生言行建立事事可
 為百世師而臨財好施收卹宗族之念尤發於至誠歷觀史
 傳所載敦本睦族時有其人然多及身而止未有時更四代
 世歷數十綿綿苗裔猶被實惠如公在時者苟非上天鑒公
 之德時生賢子孫以維持之能有是耶今大同守之增廓義
 田於前修復書院義莊於後孜孜述力行不倦可謂繩其
 祖武為范氏之象賢矣予不敏平日慨慕公之為人今忝守
 蘇郡又樂觀茲事之有成竊願海內聞之興起豈獨為范氏
 子孫吳中人士屬望也哉乾隆癸亥孟冬月附宋錢公輔范
 氏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
 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則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
 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
 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以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
 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
 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任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
 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常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
 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
 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

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
 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
 桓子觴之曰君位至上卿祿至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
 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
 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
 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
 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
 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
 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
 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
 於生前而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
 世之人居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
 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
 況於族之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
 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賙
 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
 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子可無書也獨高其義因
 以警於世云劉渠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物本天人本祖間
 閭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毀訾相并兼如仇敵者
 不知本耳渠少讀文正范公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

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槩歛祔歎曰公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鍼砭也吾曩居家遇有不如人意事即因公言以自愧責不敢有一毫恚心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柔遊見其處已靜而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楷問以遣女乏資共甘苦通有無不啻已子使人歎玩不夫手司諫公因言先祖所勸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窶者賴以無離散之患義莊故址曩因兵火爲居民侵據之柔與吾兄良器極力經理爲屋以棲義廩餘以待族人之無家者浸還吾祖之舊惟是義莊規式歲月易墮請之朝屬之鄉郡勒之堅珉俾世守而傳之無窮者吾猶不敢懈也幸備休養垣當具本末奏陳乞申嚴行下庶不負文正公所以責望子孫之意暨得旨如請屬槩以記不容以不敏辭抑聞之士尙志志有小大功業利澤亦如之方文正未遇讀書長白山東粟糜而食人不堪其憂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闕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歛而惠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侶想其捐所載麥歸亳時文正公

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則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尙得爲有天理耶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愧於乃祖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嘉定四年三月

鶴山書院在南宫坊初宋參知政事魏文靖公了翁講學於

蜀之白鶴山下學者稱爲鶴山先生端平三年理宗書鶴山

書院四大字以賜後致仕卒詔賜第宅於蘇州有高節堂事

心堂靖共堂讀易亭元至順元年了翁曾孫起請於朝願即

蘇之故居教學奉祠學士虞集奉勅題鶴山書院額明宣德

間改爲巡撫行臺移書院於東南隅弘治十一年裔孫芳奏

請以書院爲專祠嘉靖四年巡撫都御史吳廷舉修

本朝康熙二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湯斌重修繆彤記

元虞集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於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深蹈其禍而學者乃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以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

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宮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剪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儼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於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目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廢諸彼者曾不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

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註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益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於乎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其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祠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善乎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書以為記

義學

閭門義學在吳縣北利二崙

即至德廟旁增設

胥門支家巷義學在

吳縣南利二崙盤門義學在吳縣南正三崙皆乾隆八年知

府覺羅雅爾哈善建

覺羅雅爾哈善建義學記古者家有塾

大學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始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精之至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而德行道藝成焉三代盛時賢才多而風俗厚實由小學時早已端其器識養其德性非若後世沾沾於文藝之末而已也近代郡縣皆有學校學校之外別有書院而城郭鄉聚之間又或分置義學以訓民開子弟即古鄉黨小學之遺意然或作或輟視為具文者多矣吳中自宋元明來人文之盛甲東南近奉

詔旨闢建書院延師課士德至渥也顧士之隸書院者選之四

方拔其尤然後得入童蒙不與焉今郡城人戶無慮百萬能延師自課其子弟者十不得一豈無聰穎可造之資徒以單門寒賤負笈無所從肄業無所資而游散淪棄良可惜也余不敏承乏是邦政事之外思以教育人材為首務郡之六門舊有義學皆假館寺院又無恒產興廢不常遂倡勸紳士飲贊斯美好義樂輸者眾不勞而交集爰度地於王府基居城之中及閭胥盤葑婁齊諸門內建塾凡七計田廬所入之息補修膏火有備乃慎擇塾師選子弟之秀者從遊其中立課定規隨時省察務在講求古人立教之意與夫嘉言善行收

其放心化其氣質毋徒事佔畢帖括以緣飾塞責庶幾小子
 有造進可備大學之選退亦不失為閭里之良由此而四郊
 遠鄉聞風興起人知向學其於國家造士育才化民成俗之
 道不有補歟余願望深矣事在恒久而不已今日舉而行之
 他日踵而修之苟無廢墜厥效自彰用刻石以告來者若捐
 助之紳士經理之姓名銀田塾舍之數田租市廛每歲所入
 咸勒碑陰俾後有考

社學

共社學在清嘉坊東雍熙寺橋西明洪武八年詔府州縣每
 五十家設社學一本府城市鄉村共建七百三十七所歲久
 漸廢正統十二年知府朱勝乃總建一所名爲共社學中日
 正學堂東西各齋舍六間左立朱文公祠外立升俊育英二
 坊選民間俊秀子弟教之成化二年提學御史陳選修嘉靖

末廢改爲學道書院

明徐有貞共社學記言吏治於二代之

也然知此鮮矣若吾郡太守朱侯其知先務者哉初侯之至
 也既行三學率儒官敦教事則又以謂古之學者必自小學
 而入大學蒙養既正而後進之以成德故其所至之大非後
 世之士所能及焉今鄉校不立小學教弛士業失序蠟等以
 進安望其才之古若也乃行視郡城清嘉坊之東有地焉負
 陰面陽挾爽塏而臨高明卜之食諗之地主繆賢氏賢固善
 士亦樂以爲學宮也遂獻之侯乃鳩工庀材審方定位中作
 講堂旁闢兩齋又相其左建祠以祀先師朱子而以鄉先生
 之應從祀者配焉繚以周垣鍵以重門廩庫庖湍無不飭具
 經始於正統丁卯之秋落成於戊辰之冬禮聘聞儒鄭鏐德
 輝陳寬孟賢以主師席選吳長二邑蒙士之秀者充弟子員
 而教之遇三學之士有闕員者則進其良以補焉侯於臨政
 之暇輒至學引師儒坐講堂進諸生親課之以故民間俊秀
 彬彬焉興於學有古鄒魯之風於乎侯於是可與漢之文翁
 唐之韓愈宋之范仲淹異世而同功矣侯名勝字仲高金華人也

普濟社學在普濟橋西明初蘇州衛奏建以教官軍子弟成

化二年提學御史陳選修兼育民間俊秀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重修

利濟社學在閩門南濠利濟寺左明成化二年提學御史陳

選建內有顧野王祠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修

崇禎三年知府史應選重修自為記

麗澤社學在城西麗澤坊崇正社學在華嚴寺東義慈社學

在閩門外義慈巷盤門社學在吳門橋下竝成化二年提學

御史陳選建隆慶元年知府蔡國熙知縣魏體明修

范氏義塾在天平山初文正公建義宅置義田以贍族又設

義學以教族人子弟後宅燬學亦廢元至元間公裔孫那瑞

士貴改建今所距三太師墓二里許

元牟獻范氏義塾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

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

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

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

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

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

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

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調給之喪則賑卹

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

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

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

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

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其田蠟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孜孜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爲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

蘇州府志卷第十六 終

蘇州府志卷第十七

學校二

長洲縣學在縣治東北一里宋初縣未有學士附肄府學名麗澤齋景定二年主學宋楚材率邑人請於守陳均卽廣化寺藏室剏建講堂曰禮堂魏了翁篆額四齋曰富文貴德廣業博學又作景文堂以企慕鄉賢范文正公友德堂繪學中士登大魁者黃由阮登炳像於壁八年提刑洪起畏拓地闢門面南後毀元初卽縣驛舍爲

至聖廟大德六年縣移郡治側乃卽縣治故址爲學至元三年達魯花赤元童俾教諭顧元龍耆儒邊景元禮勸郡人前徽

州路教授陸德原輸貲營建陳旅明洪武初知縣宋敏文張

翔相繼修葺闢學門於廟之右成化九年知府邱霽拓地東

南改建正德十六年知縣郭波建尊經閣嘉靖十五年知縣

賀府修二十年教諭蕭文佐以地隘不稱白巡按御史舒汀

知府王庭相與規度以福寧廢寺地遷而新之即今所也徐

記二十二年巡按御史徐恪修四十三年知府徐節重修隆

慶二年知縣周良臣教諭李國珍建騰蛟起鳳塞門萬歷中

巡撫都御史陳道基更營之規制乃備

本朝順治十一年提學侍讀石申教諭王瑀踵修尋有鎮帥居

之殿堂啟聖祠尊經閣悉毀壞康熙二十一年邑人侍講彭

定求力謀興復自巡撫以下各捐俸委教諭姚文焱訓導王

玠諸生鈕希文重建而啟聖祠後十餘年始成定求四十四

年邑人馬俊重建尊經閣道山亭定求雍正三年析置元和

縣遂為長洲元和二縣學五年元和知縣江之煒長洲教諭

鄒增元和訓導孔傳燠倡修廟殿九年巡撫都御史尹繼善

泣視繕完乾隆六年郡人蔣楫蔣棨助修宋吳必大禮堂記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也飽食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有

禽獸之心也弱之內強之食爭端啟乖氣興而禍亂作矣故

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聖人因作天秩以教為之宮

室堂與之居為之簠簋俎豆之數為之殺截食羹膾炙醢醬

葱蒜酒漿脯修之用而恭敬辭遜以出之所以因情立文辨

莫大於飲食也故雖飲食有禮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於是簞食豆羹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肉乾人飢日晏不得食而有所不敢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於首陽立乾於河上而不可使犯非禮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於人之國家長洲故無學撤緇廬以爲之學其寃也士負笈造焉勸趨成俗則宋君楚材功多君既表其宮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禮堂問故曰吾於禮食有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出就外傳乃所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終今共之曲禮一書其識飲食之禮備矣嘗試言其略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共食而飽非孫道也其飯而澤手爲其近於穢也曰流歃曰固獲曰揚飯曰嚙羹曰嘍炙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也厚已而薄人也有聲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須臾之離而賢不肖之趨胷中莫掩焉是可以觀人矣是故聖人致詳於飲食之際也其旨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禮其承而師孫而友謹而飢渴之害羣居終日唯善是務觴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行禮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起見其趨進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之歎禮失而求諸野盛服佩衿不猶瘡於野歟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廬其居足以關浮屠氏之

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咸淳二年九月朔俞琰學記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學今環百里之地而爲縣詎可缺歟按吳郡志唐置長洲縣距今三百餘年而學不建豈簿書期會不暇俎豆之事未之聞歟景定壬戌詔縣增主學用丕儒教宋君楚材實在茲選至之日乃歎曰官以主學名居無廬士無廩師倚席不講惕然以懼卿寓劉公震孫列其行於郡卽近縣廢寺爲肄習之所士不閒遠近裹糧而來旬有講月有試考德問業於此可觀宋君又懼無以繼乃裒俸餘與束脩之入請於郡因寺建學以惠悠久太守陳公均親來相度指前一塔轟如文筆顧而揖曰始天相歟於是徙佛像於他所宋君遂與諸生經之營之斲者斤者亦各自獻其藝繇禮殿至學門煥然一新齋舍庖湏靡不具備起於乙丑春成於丙寅夏民有爭田不決前守撥克養士且上於朝會召入季公鏞來守是邦悉以歸之而士有所養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屬余記之辭不敏請益力夫教亦多術矣孟子喫緊誨人處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有是心焉耳是心雖依血氣而生而一點光明具衆理應萬事未有觸之而不動感之而不應該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謂本心物交物引而去之此心放矣從耳之欲而好淫哇從目之欲而悅

紛華從口之欲而餒肥甘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亦莫不
 然若放而不求流而忘反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一點光明
 未嘗泯沒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一
 息而游堯舜之天一息而淪盜跖之淵聖狂之分求不求耳
 然此心之放亦豈俟其形著哉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
 樂憂患而不得其正皆謂之放人能於日用之間每事省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嗚呼
 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豈如釋氏死灰槁木付此心於無所
 用哉自吾惻隱而推謂之仁自吾羞惡而推謂之義自吾辭
 讓是非而推禮與智無不盡矣舉斯加彼可以參天地贊化
 育此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矧今撤緇廬
 而敞儒宮立師道而新士習同堂合席相與講明當何如哉
 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體終而克廣以達此心之大用庶
 乎可以為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併書之咸淳二年四
 月朔趙與鑒景文堂記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
 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
 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為文
 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為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攷意者強室
 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
 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縣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

修於易尤邃辟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為尹肅公請謚趨
 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勲與法從諸公共薦於朝俾兼
 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士列詞於郡趣開試
 乃即近縣廢院為講習之所師友裹糧月試旬課戶屢羣集
 於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為學捐俸餘與束脩之入葺而新之
 簽判方君山景雅相推敬會有兩爭沒官田為擬克學廩太
 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嚴像設崇講座黌舍
 翼如衿佩瞻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
 曰景文再文於守守屬與鑒為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唯范
 公希文之是景乎與鑒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勲
 鉅節掀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
 民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而偉之及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學為先務慶歷中開天章閣召問輔
 臣為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
 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摛章演義之云乎哉吳為文正
 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助有學不
 於文正乎景其誰景耶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
 超卓思始創之艱難蓋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方
 山景友德堂記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廩郡庠養士景
 定壬戌冬公朝詔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

柄無依貴寓列其事於郡卽廢院講肄宋君繼請於漕臺及郡就改院爲學月有試時有習矜佩誦說文風大振來游茲學者阮公登炳乙丑冠南省以亮陰免廷對賜第登龍首先也宋君闢一室繪黃阮二大魁之像於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景紀其成山景辭不克常曰君亦有惠於茲學也奚辭向君贊畫吳幕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居敬主西湖書院與有力者爭欲得之二券俱不直君執筆擬曰莫若以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欲歸於學楚材併復還郡庠之寄廩今士食於斯君亦與有力焉山景諾曰此養也非教也教以德爲先德以友爲輔獨昌黎謂詡詡笑語一旦下石焉者此可爲友道一吁也故曰德有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厚恭敬篤實皆吉德也邪佞剛復峭嶮險鏗薄慢易輕浮皆凶德也納交者宜謹擇於斯則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麗澤之益滋多矣否則陸韓子之譏雖然以吾有其德而後能友人之德善修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踐履之純固立必有方行無越思友一鄉之士爲未足又友一國之士直至於尙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與俱大道義壽匹乎聖賢事業焜耀乎今古豈曰無所自云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矣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錢說友改立學門記長洲縣

舊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勅主學員於是邑之士請諸臺郡卽縣西廢寺爲學綿絕集事而宮墻門未正南向之位見謂闕典咸淳八年春邑之士有請於憲臺今提學損軒洪公亟命之俾闢寺地以正學門與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爲學之宮者內外於是乎備未幾有譁髡越訴於省部公詰而寘之刑事竟帖服諸生銜恩無斃咸願刊石以壽厥傳說友推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門之設制度焉耳於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圖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宮郡縣僅其一焉而扶植之不力則是有愧於思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茲門之正而已也諸生出入是門藏修遊息涵泳公恩且與斯學相爲悠久又不惟茲石之刊而已也說友爲文學掾於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起也故叙其事著於下方以告來者使知公德之無窮云元陳旅重建學記皇元混一六合興起學校以崇化基當時邑令卽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徙麗郡明年移驛材構縣治故址庠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於休息郡人陸德原顧而歎曰席先世之貲產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私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元童公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於是筮吉日除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廣庭穹門翼以邃廡後

為西齋為論堂為庖庖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為之材必良工必善規制嚴壯而改作堅緻浙右邑校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為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羣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然具在至元之三年三月經始明年十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為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為是者乎德原又以為事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為虛器也乃又以田如千畝為學田以實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士夫請記之德原字靜遠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明朱希周遷學記長洲為蘇鉅邑而附於郡治自來景定間始立學於城之東北厥後毀而復創至於國朝又嘗拓地而改建矣顧其地猶為卑隘頃教諭蕭君文佐謀於諸生為遷改之計咸謂城東有僧寺高爽宏壯建學惟稱乃自於巡撫都憲歐陽公鐸夏公邦謨提學侍御馮公天馭楊公宜巡按侍御趙公繼本皆曰可既而海寇之警其事遂寢越明年諸生復白於巡按侍御舒公汀而郡守王侯庭縣令吳君世良亦以為請公乃躬詣僧寺而編閱焉歎曰彼僧寺之居若是其侈也學校為養士之地顧弗稱耶是固所當遷改者不可已也遂委通守邊君德吳縣令張君道與吳君專董其事而貳守王君文儒通守包君梧牛君佐節推陳君一德亦共為之規畫於是即其宮室之舊或飾而為新或撤而

改造間以舊學之可用者合而成之其制廟學皆南向其左由櫺星門而入重之以戟門而中為先聖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其右由儒學門而入重之以禮門而中為明倫堂堂之旁為兩齋曰進德曰修業而齋之南北諸生之房舍列焉廟之北為啟聖祠又北為尊經閣堂之北為各宦鄉賢二祠又北壘石為山山之上為敬一亭尊御製也若夫櫺星門之前則樹以綽楔儒學門之外則鑿為泮池祭器有庫射圃有亭會饌有堂游息有所以至解宇倉廩之類各量其地之所宜而建焉其隙地則有田數畝可供粢盛焉為園者三為橋者三為池為館者各一凡游觀之具靡不備矣乃若此地之形勝則山拱於西水匯於東前有橋曰昇龍內有河曰玉帶靈秀所鍾殆若預為學宮設者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於嘉靖辛丑十二月以明年三月落成蓋惟諸君董其事者勤於綜理故其成功之速如此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在

文廟東祀唐縣令蕭審岑仲翔滕遂尉談戡宋

縣令王禹偁知縣汪嘉言劉立言鞠真卿常安良項公澤主
學宋楚材元達魯花赤元童明知縣宋敏文教諭周岐鳳知
縣張翔縣丞劉幹知縣余金教諭彭道知縣俞集教諭林僖
裴椿知縣李堯民祁承燮宋繼發訓導林有芝 本朝提學
許汝霖張元臣余正健驛鹽道蔡琦知府陳鵬年知縣許遇
浙江總督李衛

鄉賢祠在 文廟東祀唐魏信陵陸龜蒙宋胡元質黃由阮
登炳王蘋方惟深元浦源宋通明申屠衡王璣尤安禮俞士
悅練綱劉珏韓雍胡琮吳寬沈周沈林沈杰沈燾朱純主庭
金世龍錢有威王敬臣文嘉袁一虬顧其志顧九思管志道

張文奇伍袁萃陳允堅李鴻顧宗孟姚希孟文震孟陳仁錫
朱祖文宋學朱蔣燦陳元素吳适 本朝顧所載宋學程朱
宓宋世滌顧子咸顧子壯彭定求顧汧陸在新宋廣業
忠義孝悌祠在 文廟東 本朝雍正元年

詔建祀宋朱良明王光裕劉政徐謙盛景龔元祥盛王贊龔炳
衡徐道周尙賢鄧汝南王文祿孫永正 本朝歸聖脉顧天
朗程大儒朱之勩李漢孫鼎鐘邱存禮程文煥黃農盛建極
孫豐穀施滄張文魁徐國搢顧惟灝楊成懋吳中英
唐縣尉談戴祠在明倫堂後

舒公祠在明倫堂後祀明巡按御史汀舊在 文廟東明嘉

靖中建歲久圯 本朝康熙六十一年移建今所以 本朝

教諭王瑀侯文煊附

朱中丞祠在 文廟東祀明督撫閩浙都御史純舊在文忠

烈祠西後圯廢 本朝雍正六年移建今所 明江盈科記畧公奉世廟特簡

督撫福浙於時寧紹間大豪猾要結權貴勾引島倭入內地以千數時肆殺掠公慮長此安窮乃選將厲士躬自督戰倭人喪膽諸豪猾見海寇既靖無所規利日夜啖權貴圖擊去公公自是中讒口削籍家居亡何發憤仰藥死死之日貧不能具斂其夫人徐氏假貸無所得至絡繹以活諸孤自公死前豪猾復搆島倭犯內地日引月長釀成癸丑之變南浙淮揚間焚掠慘毒世廟盱食屬梅林胡公詩平之議者追論秋厓不死獲竟厥施何至猖獗若此又何必勞士卒費金錢以百萬計然後奏蕩平之績哉在昔英廟北狩于忠肅公內固社稷外籌疆圉有再造功方其盡瘁事國假寓朝房以瓦器炊糜自食然卒不保首領即梅林建平倭之績亦以讒死公一意報國權貴日挾彈箝丸不中不休嗚呼余嘗謂忠肅之

功在王文成之上文成世爵而忠肅之裔不得與於通侯梅林沒久公論始白贈謚蔭卹庶幾實當其功矣朱公之功不逮忠肅而清並之朱公之清遠過梅林而功竝之而予謚賜卹猶復缺如古之人臣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公蓋其人也公之祠在樂安里諸孫貧甚授書餬口余扁其額曰清忠聊誌仰止之私云

徐文靖公祠在 文廟東祀明詹事府少詹事沂舊在虎邱

西隱山房 本朝康熙二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湯斌建尋廢

四十六年侍講彭定求移建今所以明諸生許琰顧所受附

潘耒記人之自致不朽者惟此忠孝大節孤行於天地間而善俗維風亦常以勸忠教孝為先務故勝國之忠節往往表章於輿朝若周世宗之旌劉仁瞻宋藝祖之褒韓通明太祖之表余闕竝為贈官立祠而齊高祖救史臣為袁粲立傳元修宋史亦具載文陸諸人蓋忠於所事而前之以死者人臣之極則褒忠錄節以扶植綱常者古今之通義身沒而名存事久而論定正氣憑焉不可得而磨滅也前明末造朝臣死忠者班班可考而吾吳則官詹勿齋徐公為最著公自為經

生時即以希聖希賢自淬厲入詞苑為講官正色立朝風節與文文肅姚文毅相上下北都之變公方家居不即死比聞金陵不守指池水謂人曰江萬里吾師也卒自沉以死天下稱純臣焉公沒四十餘年而潛菴湯公來撫吾吳為公建專祠於虎邱載在祀典有司春秋致祭崇德報忠甚盛典也而

有冒宗遺孽竄入其中奸民蠹僧從而誘之遂至毀像撤屋

宗老暨郡人士控於前撫宋公下所司勘治會宋公遷去

事郡紳咸集而侍講彭公之力為多第毀祠之罪雖懲而復

祠之資未辦會彭公有編纂之事於維揚言於銀臺曹公首

捐厚資兼諭所屬伙助得祠費大半於是郡士夫協力裨補

不日落成以虎邱故址頽陷改築於長洲學宮之東偏祠屋

三楹中奉宮詹公旁以許顧兩文學配許先生玉重間燕京

之變行哭三日自縊福清觀不死投胥江不死絕粒七日死

顧先生東湖當金陵變後自經學宮不死復赴水死兩先生

以布衣諸生而慷慨殉國人尤賢之用配宮詹公忠臣烈士

參列一堂相視而莫逆同遊而不孤當亦公心之所甚慰也

宮詹公有子昭法先生亦以清操介節見重於世稱真孝廉

中丞于公別致褒獎祀諸鄉賢殷禮竝稱聞者莫不興起伏

庠序之設所以明人倫也死忠死孝乃明倫之實事士登膠

序慮無不懸以為鵠幸而先正先民有若人焉得不企而慕

之以為師表試思六十年前縉紳之居高官髦士之擅時譽

者不知其幾今皆澌然與草木同腐而宮詹暨兩文學名垂

史乘節炳日星夫非出自宮墻者哉至性人人本具聖賢人

人可為處變處常各有當盡之道母曰俎豆學宮非吾儕事

其可也彭公素以綱常名教為己任既倡修學宮復營斯祠

發揚潛德表俗坊民之意至深遠矣未少受業於孝廉先生

備聞世德幸祀典之再光公論之不泯也謹敘述始末而系

之以銘銘曰國家養士始澤宮釋褐登朝祿彌豐誼當矢報

安危同末流身家計偏工置君國事如暗蠶脂韋便佞偷口

容臨難苟免爭趨風我我宮詹正氣鍾垂紳端笏彤庭中清

流倚賴推君宗虞淵日隆微垣空痛思攀髯抱遺弓一馬渡

江不作龍秣陵胥臺烽燹紅擇死得所三閭從沉淵畢命何

從容許顧兩生僅章縫未沾一命縮半通義憤所激悲填胃

趨死如歸百折東眇軀擔荷綱常隆間風愧死長樂翁東吳

風稱禮義邦有臣有士如三忠足報國恩十葉濃精為星芒

氣成虹雲車風馬時相逢泮池清潔宮崇崇妥魂一室昭虔

恭典廢補闕典至公多士瞻仰資磨礱廉頑立

儒殊有功人心天心不昧蒙春秋禮祀無終窮

彭侍講祠在 文廟東祀 本朝翰林院侍講定求康熙六
十一年建

教諭宅在明倫堂西南

師生員額

宋元明制詳見吳縣學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雍正四年
析置元和縣以訓導司元和縣學初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
生員二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二十
名雍正三年

詔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十五名析縣後廩膳生員十名增
廣生員十名文生歲科兩試各取十三名武生歲科併試取

八名

學田

宋景定咸淳間知府陳均季鑄撥廢寺沒官田四頃有奇克
學廩

元至元三年郡人陸德原助置田

明成化十年郡人華岳助置習義鄉二十三都九畝田二十

畝

吳竟記

萬歷二十五年知縣江盈科置田一頃一十畝

三十六年知縣祁承燠置田五十畝

以上田租歲久籍亡 本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楊朝

麟核實在田一十一頃四十三畝七分九釐八毫屬教諭
訓導司出納雍正三年析存田七頃五十四畝三分二釐

九毫

文星閣在縣學東南舊為東禪寺中閣至初明萬歷二十五
年知縣江盈科建閣峙縣學左與右雙閣圖相向盈科題額

曰姑蘇大觀自為四十年知縣韓原善里建稍移而南即今

所也中為宇五楹以待士之弦誦者崇禎六年知縣涂必泓

修陳仁錫記本朝康熙二年邑人端仁先生吳愉修閣頂建桂

香殿十九年邑人仁簡先生彭瓏建朝元閣時習堂瓏子定
求累有興葺迄四十年始竣事四十九年定求建祠祀瓏愉

及正誼先生宋德宏又以三先生高第弟子侍讀彭寧求清

流知縣湯傳槩寧州知州張孝時旌德教諭張孝揚庶吉士

董麒進士鄭駟祔王詰生記明徐顯卿文星閣記惟王建国

神永觀厥成迺致郡邑咸各有學顧其所重大都曰孝友光
明可知已逮明興軼前代猗歟盛哉前長洲縣學故在郡城
東北當事者謂二百年來雖科第不乏然而科第不元仕宦
不相卜遷城東南改福寧寺為學宮自嘉靖辛丑迄今六十

年科第仕宦者如故不加盛萬歷己丑侍御李君故長洲令
來按吾蘇加意學校時開府周公精形家言同請學周遭相
度謂右翼雙浮圖是日文筆左空缺不稱當有所建豎於是
邑侯陳君捐俸築臺屬博士吳君董治之崇二丈餘擬構穹

閣又八年而邑侯江君復捐俸經營請於開府趙公觀察曹
公彭公各檄發贖緩邑博黃君袁君陳君復請予為疏倡諸
縉紳先生各捐金助役鳩工庀材以典史唐惟仁諸生劉伸
領其事數月落成崔嵬摩空金碧陸離歸如翼如識者謂長

洲學自茲益彬彬盛矣於是邑侯江君邑博黃君袁君陳君
請余為記余聞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

矧乃茲閣當事諸公寧為長洲士科第仕宦計哉科第非人
 材不久重人材非科第不驟顯若謂科第為人材是謂庠序
 卽禮樂也而可乎自古不愧科名者尠其不科第而擁四海
 千秋之名者不乏則科第重乎人材重乎當世重科第士之
 嚴穴閭巷者立德立言則可其於立功無當也則國家何賴
 焉試閱科第題名其功在朝廷望重華夏而村童走卒皆知
 其姓名者此人材不愧科第者也其掇巍科歷卿相一時一
 鄉非不籍甚或其身尚在或身物未幾身名翳如卽諸博學
 多聞文章命世之士而茫然不知為何人不能名其一事之
 善者此科第也非人材也科第人材判然若兩物士君子亦
 可知所重矣然則當道諸公所為倦倦者作士育材云爾寧
 為科第乎哉自有長洲士有如韓襄毅雍孔侍郎鏞者繼踵
 則茲閣雖與麒麟凌煙竝峙可也李君名堯民余甲戌分校
 禮闈所取士周公名繼趙公名可懷曹公名時聘彭公名國
 光邑令陳侯名其志江侯名盈科博士吳君名良治黃君名
 承詢袁君名本陳君名朝東茲閣突兀數公麗石不朽矣韓
 原善重建文星閣記人文之盛類風氣使然故吳為風而又
 為天帝司文之府每見形家言文筆宜吳蓋此意也乃茂苑
 巽宮於右則羸雙浮屠而左則一望如掌故雖名山大川經
 帶包絡說者謂龍遜於虎人傑之不能應地靈也職此之故

聞里父老言舒公建學後嘗議建鐘樓矣而卒難其竟垂數
 十年桃源江公來樓果成而前撫臺周公精堪輿親相其地
 謂地不叶於吳遂指畫樓基而始有更議居亡幾何山陰祁
 公至捐俸購民間地鳩工採石學博唐君佐之甫定址而以
 遷擢去弗觀厥成歲庚戌余自由拳來講讀之暇諸生楊時
 偉管珍姚希孟朱篁等數為余言之既度其形勢非數千金
 不可非主持自兩臺不可非得一任勞怨者為之總攬又非
 得一強幹而質實者為之料理不可越壬子構李魏君至學
 政井井而諸生又謂當大比期亟欲修舉為請諸撫臺徐公
 按臺房公皆報可又捐金如干而甍臺張公吳縣周公推闡
 張公暨闔郡縉紳先生以及士民之好義者樂助各有差其
 所不及則余以俸金濟之又不及則以贖銀足之具載董事
 邑耆張弘祚工籍班班也余將駕朝車會樓成與諸子登眺
 其上則見大江經毘陵而東與太湖三萬六千頃相為灌輸
 而七十二峯沉沒其間一抹如黛或束或放若抱若折而入
 城也則葑溪迂迴長鬣真如玉帶已而落日流金明霞璀璨
 烟嵐吞吐雲物蔽虧縱觀大海之外汪洋洋屈氣結成樓
 臺變幻閃倏不可方擬因指跡諸子日月象緯天之文也江
 山海嶽地之文也是惟杰哲聚為人文其人沉深渾厚則其
 文如條風是天地之元氣也其人疏曠特達則其文如金風

是天地之清氣也下此則冬夏之風為戾氣寒氣而文始不足言也夫風均出於冥而虛之殊氣若此乃得之為文則遂以殊人又若此始信風不在冥而文不在天譬之斯樓自卑而高自下而上又譬之斯鐘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其摩空響荅非偶然也故蘇文以端風端風以風人人不第藉以取金紫而武緯文經令范文正韓襄毅諸公不獨擅美於前是在諸子是役也初議於丁未卜地於己酉而庀材則於今壬子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月為基周圍二十丈四尺閣高一十三丈六尺遠可眺三百里閣之中為洪鐘一響可聞下萬戶南向為文星像以奉香火閣南不數武為宇五楹以待諸士之絃誦者顧余以鳩能拮据興數萬人之工舉數千金之費而先後七月得觀落成以去茲歲賢書環閣左右奮起者十人且有以義經魁者余又得觀人文之成以去非藉諸君子之力不及此言念共濟不勝低徊也是不可以不記

〔本朝彭定求文星閣修造記康熙四十二年文星閣修造諸工次第完備定求竭蹶經營歷有二紀追思作者之前勞既荷同人之協力而未遑以時敘述竊恐後之視今蔑由考徵以知所興起也乃總舉而為之記曰文星閣為長洲學宮而建亦名鐘樓前明嘉靖間舒侍御改福寧寺為學議者以兌方浮屠雙峙非英方特聳星峯則形勢不利故建閣最高而舊

基較今稍北萬歷壬子復遷於此經費累千皆出官帑有孤竹韓侯碑記可考也閣既建長洲名賢鼎興若姚文毅文鍾肅陳文莊徐文靖諸公炳炳麟麟增光桑梓可不謂星文鍾靈之驗歟崇禎癸酉更經葺治拓地以祀建閣首庸有陳文莊公碑記可考也運丁鼎革兵燹震蕩閣為風飄雨漏鳥棲鼠竄委諸荆榛蕪蔓中莫有過而問者吾郡人文零落紳士摧殘亦不勝嗟歎云康熙癸卯吾師敬生吳先生以閣頂久欹始為募修并建書院數楹崇祀文昌顏曰桂香殿栽榆藝桂置田飯僧俾之居守惜字放生月為之會此修造之始也甲寅仲秋定求遇玉局梅梁杜公飛鸞開示謂實宣化於此伏念神之格思符於影形庚申告歸遂祀玉局於殿左尤檢討為之記而庭館未闢步趨偏仄是時遠近人士聞風響臻因於東偏建閣三楹顏曰朝元蓋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應有附麗之象焉南又建堂三楹顏曰時習爰明文昌立教羽翼宮牆猶行古者術序遺意然舊閣四重漫漶未治謀諸繆侍講彤獨肩厥任暨茨丹雘煥乎更新先君率門弟子數十人月之朔望分題校課數載弗輟相勗以敦實學戒虛聲戊辰閣頂復毀先君亟為募貲歲事而自為之記此修造之續也已巳先君歿門弟子立祠於西偏修春秋釋菜禮丁丑顧中丞汧又建閣三楹祀漢壽亭侯閣下專祀吳

先生前營精舍而閣頂亦經重修定求復憶吾師疇三宋先生曩者設教城南衣被後學因於先君祠南為祠繆侍講為三賢祠記辛巳定求於殿西北隅募建別館便住僧淨修癸未增築門垣改鋪石砌庶幾規模堅久此輔於修造之後者也計自癸卯迄今閣頂之修凡四度屋之建凡四十楹集費不下二千兩有奇其中則星峯蠹峙其東西則兩樓翼如修廊曲徑環繞周遭嘉樹垂陰清流縈帶眺望則可以共星辰肆習則可以居師友游焉息焉亦可以答景光陶情性謂非城東一勝地哉或曰書院之設例視學宮何為乎祀屬文昌若近於道家言非儒者事噫嘻彼特不深察天人之故爾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聖人神道設教之義明矣圖書之精陰陽之厚必有默司其命者則文昌之不為虛無窈渺也夫復何疑惟茲地高明爽塏神靈陟降實為人文萃渙合離之所學者果能常與對越提省此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欲消理長足為砥志修身之所由基如第曰科名炯鑑而已猶是瑣瑣流俗之論也以定求之愚柔無能仰報鴻庥於萬一日月荏苒猶得歸老鄉園晨夕瞻依詎敢隕越以忘所自謹備識原委而申明其說繼長增高無使壞墮尚望後之君子

康熙癸未仲冬陽至日

甫里書院在長洲縣治東初元至順中總管錢光弼因唐陸

龜蒙故居奏建書院於甫里元統二年龜蒙裔孫德原移建

於郡城而增廣焉有宣聖燕居殿及龜蒙專祠詳見祠又

闢明倫堂大小學二齋設山長主教事今廢元柳貫暑中遷寓甫里精舍城

隅亦有果園坊容得閑人借草堂何必樵漁之笠澤故多水石近滄浪過橋稍接魚蝦市泛艇遙連鴈鶩鄉秋雨幾時能破塊夜燈休負讀書牀

平江學舍在舊府治基文二畝齊門義學在石皮街利二畝

婁門義學在迎春坊正二畝俱

本朝乾隆八年知府覺羅雅爾哈善建

元和縣學附長洲縣學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忠義孝弟祠

以上竝見長洲縣學

餘新分縣同

訓導宅在 文廟東

師生員額

雍正三年以長洲縣學訓導為元和縣學訓導廩膳生員十名增廣生員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

十二名武生歲科併試取七名

學田

雍正三年析長洲縣學田三頃八十九畝四分六釐九毫屬元和縣學訓導司出納

和靖書院在虎邱雲巖寺西宋和靖先生尹肅公焯於紹興

開讀書虎邱西菴題其齋曰三畏嘉定七年知府陳芾度西

菴隙地建祠祀之詳見祠端平開提舉曹幽請卽其地為書

院以和靖為額建三省務本朋來時習四齋後提舉馬述又

建君子堂嘉熙四年提舉陳振孫建藏書堂咸淳初提舉李

芾建燕居堂以奉 先聖元初為寺僧所據延祐元年移置

長洲縣治東烏鵲橋北

王志宋常平提舉司故址

至元中總管道童建殿

廡門堂後廢明嘉靖二年知府胡纘宗以龍興寺廢基改復

書院今廢

宋劉宰重建和靖書院記秘書丞永嘉曹君提舉常平茶鹽事於浙西權餉取之宜而水旱有儲究

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說申義役之勤而役者安既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邱致敬於先正和靖先生尹公惇祠下慨然有懷以為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內之所急者惟幄決勝之謀外之所急者奔走禦侮之力先生惇然一老漂泊蜀中猶一鳥之飛於江湖何算而我高宗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慮其出之難既飭官司具禮以勸行金逋絡繹於中途虜使肅迎於候館脩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溫而陞至禁從禮貌之隆冠絕當代我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人力之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續堯舜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緝熙光明之學又有以垂我宋聖子神孫億萬斯年之盛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筵來館於此猶榜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後以其塔居會稽迎以就養歿

葬其地嘉定中郡守陳君芾始因郡人黃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像建祠君以為貌象之有嚴雖有慰典型之仰而佩衿之益遠寧能無城闕之嗟擬計積累之贏畧倣先朝四書院之制立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備書其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誦其書必求其旨事方權輿而知府事真寧張嗣占提點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立夫後使者南豐曾君穎秀復從旁吏之且各捐資以助由是材不靳直工不靳庸指期而成不愆於素繼自今朋管日盡戶牖日滿有學問思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蔽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既成而屬余以記余方病吳人逃於佛而不知返以為曹君此舉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聖德抑有以美教化移風俗不孤使者之職故不辭而為之書時端平乙未八月元鄭元祐重建和靖書院記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過奉外祠居吳虎邱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幹為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幽請於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內附書院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泯遂已也於是以前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基常平提幹廳事基大德十一年山長王達即檢法廳基建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後雖克復故址而仍就簡陋士蓋病

焉元統二年新安吳瑜顏來為山長別蠹弊博浮濫積力稍
 久有志重建然猶思或中阻於是請於大府時中若左丞耿
 公督餉吳下聞而善之公既被召復請於張侯某侯入為吏
 部尚書今郡守道童公廉公剛治稱第一瑜顏請新書院
 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選從事某董程役
 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糶之得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輦大成
 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門少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
 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兩廡殿後習堂堂東齋廬曰六有總
 為屋若干楹其即工始於夏六月甫冬蓋十月而書院落成
 初先生卒於越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瑜顏嘗為越之書院
 長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瑜顏每太息曰先生
 學繼濂洛道被海宇其大者斷不繫於一祠宇之興墜然已
 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紹隆斯道之統
 緒若區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豈承學小子之謂哉
 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
 具於勉齋先生記茲不敢竇而槩言其修建始末云

葑門義學在利三畝 本朝乾隆八年知府覺羅雅爾哈善
 建

崑山縣學在縣治西南唐有文宣王廟廟堂後有學室在縣治

東即今察院故以兵火廢大歷九年縣令王綱始建學於廟

垣之右設博士訓生徒五代廟毀宋雍熙四年縣令邊倣因

舊址重建廟堂門闕甚麗元豐四年為風潮所壞元祐初知

縣杜采移建今地作廟堂齋廡公廨庖廩凡四十楹紹興二

十八年知縣程沂闢廣垣墻重築外門殿堂齋廡悉修完之

知府蔣璨名講堂曰致道乾道元年知縣李結修范成淳熙

開知縣葉子強周承勛紹熙間知縣李稠相繼修慶元五年

知縣章萬里修改致道堂曰明倫嘉定間知縣巫似修重建

大成殿淳祐間知縣徐聞詩修知縣袁璵建直舍齋六日居

仁由義教忠履信致道成德元至元開典教王夢聲修元貞
二年陞為州學延祐元年州移太倉二年知州王安貞建學
於州之北學道書院山長王大年處州路儒學教授杜頤直
學陶公甫學賓陶正甫助成之龔璠記至正九年知州史文彬
新之李祁記十七年州復舊知州費復初仍建於此明洪武二
年復為縣學定東西兩齋曰居仁由義闢射圃建觀德亭宣
德初同知張徽移建大門於戟門外教諭曹昇修戟門正統
初知縣羅永年修兩廡景泰元年知縣吳昭改建大成殿二
年增建號舍於學門外東成化十九年巡按御史張淮購地
拓基創新易敞通為屋一百三十九楹垣二百三十丈弘治

五年知縣楊子器建尊經閣隆慶六年知縣申思科環泮池

為石闌石墻萬歷三年思科請於巡按御史邵陞出贖緩重

修殿堂齋廡增築殿前露臺陳允升記崇禎十三年知縣葉培恕

教諭呂兆龍訓導張鵬翼周秉緒修顧錫疇記

本朝順治十五年提學僉事張能麟修自為記康熙十一年提學

僉事簡上倡修大成殿二十一年教諭張其翰修提學僉事

趙崙邑人尚書徐乾學等皆有助三十年邑人編修王喆生

倡修啟聖祠濬泮池自為記雍正三年析置新陽縣遂為崑山

新陽二縣學十一年邑人顧登修尊經閣提學侍郎張廷璐記十二年

教諭劉方沛率邑人唐德宜等重修大成殿明倫堂及居仁

由義二齋

唐梁肅學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

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存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
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
而不備大歷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
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
論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室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
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
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
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
之故民見德而興行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
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於設教嚮其末不
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
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
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
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宋王禹偁修學記夫聖人之生必受
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
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
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
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

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誦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
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
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
既乎朝夕之潮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
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
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
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
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
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秦遠人精擇循吏
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
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者
二千石命公以承之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
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教之本儒者教
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焉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
但有基址盡為蕪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
之同僚悅隨羣吏弗違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
以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
漆飾以巧塼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

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
 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
 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簋簋潔牲牢具蠲洗費幣有數尸
 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
 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
 室之邑期忠信以如聖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
 地裸國也崑山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
 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
 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隣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
 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張九成重修學記通直郎
 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
 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為
 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
 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
 前氣象不舒沂乃移於社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十餘丈又
 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
 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且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
 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
 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
 於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

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未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
 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
 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
 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績句高白標置視四海為
 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
 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
 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鞠溜播
 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
 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
 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實憲而附王叔文此
 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
 當明以教我莫子純修學記壯哉崑山之為縣也摻結峻絕
 白石如玉沃野墳腴杭稻油油控江帶湖與海通波山川孕
 靈人物魁殊則所謂玉人生此山亦傳此名著於荆國文
 正公之詠豈徒竦榮於往號抑亦延光於將來也洪惟我朝
 用儒立國考辟雍泮宮之制京師郡國皆立學飾祠廟以奉
 先聖闢黌宇以育多士崇稽古之洪道茂長世之善經山是
 文治勃興炳然與三代同風猶慮湛恩未廣聲教之未洽也
 申命縣司更置學麗先聖廟如郡國之制景祐四年之詔也
 嘉猷四塞六合時雍沐浴膏澤漸潤德教祁祁生徒濟濟儒

術而崑山世載其美焉藻揆天庭冠四海而首雋折瓊枝而
 繼佩固衆芳之所在也日引月長鮮克修事夏茲春誦家自
 爲學先聖之居亦窘風雨朝奉郎知縣事章君萬里大思不
 任以隆教基授模梓匠夙嚴神棲飾南端之特闢立應門之
 將將華觀雙邈采題交輝乃營新堂乃恢廊廡浚以玉甃繚
 以崇垣奢未及侈規遵王度是以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庀工
 於慶元五年六月而以八月畢之於顯新宮既闕且康思欲
 復之而無敦申之而有裕也於是捐供給贏貲斥圭租之美
 價易民田幾二頃拓野民隱占之田益三頃民之訟田法當
 沒入者復益其二頃啣啣菑疇既夷且大俾其儲積供久而
 可繼也又爲之新館舍之器用潔祭祀之籩豆亦衣布之餘
 財而非重費於公也既壯其室亦豐其儀躬率諸生行釋菜
 禮告奠於聖靈昭事是肅敬謹威儀示民不佻煌煌乎茲文
 容之壯觀而玉制之鉅麗也而後乃知流大宋之德馨咸在
 於此仁風行而四達義方敷而遐薦驚聲名布濩溢浹邑區非
 言厚行陶化樂學昭光振耀立事立功效當年之用以對前
 修之純淑則唯風穴水不特清越餘馨而已宜伐石以志使
 是道也不替於後章君以子純嘗參吳門之幕乃列其事來
 告俾書之元楊維楨修學碑崑山在唐爲望縣國朝以生齒
 之庶升州徙治東倉至正丙申海寇毀東倉州復舊治所招

還流民重立官寺及社稷之壇必義神農黃帝之廟至是遂
 大修孔子廟殿之址拓其舊三之一禮殿倫堂重門廣廡齋
 廬直舍庫庖庑無不畢具又爲堂以祀先賢鑿池倫堂前
 以泮制象設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范祭器理大成樂無不
 如法實今費侯爲政三年之所成也民之居者知有教士之
 歸者知有養又侯之仁民禮士一出於誠之所致也役始至
 正二十年夏四月竣事於明年十二月侯既率文武僚友將
 吏儒生講舍菜禮先聖先師舍菜告成又命職於校者具書
 幣狀顛末走二百里外謁余文以志余方悼世變之劇州縣
 鞠爲荆棘雖鄒魯地不免矧阻江要海與寇爭尺寸者哉訖
 能保障其所如金湯帡幪其居廬校室如安堵之故非其人
 之得守將雄才健政有以濟其民者曷致是耶若侯者是已
 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侯非師帥之殊尤者乎抑聞治暇
 卽過黌舍與爲弟子師者辨討各理扶植綱常切切然恐不
 及人嗚呼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者綱常也教焉斯
 治教焉斯亂世降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馴致三綱淪九法
 斃人類無以別禽獸然理出於天者未嘗一息而可滅余讀
 孟子書知先王學校之可美矣其言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也時方崇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
 義而後其君者推其效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人心

齊州府志 卷一 學校二

天理之足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從又曰在泮獻
 馘在泮獻功又知古者文武非兩岐也侯於用武之秋不敢
 斯須忘文教是可書已侯名復初字克明東平壽張人世長
 千夫於鎮江蓋有文武才幹者是役也同知州事海陵梅英
 實贊其成事判官齊陽教授陶植提控案牘陳善都目沈繼
 祖謝宏道也詩曰維吳支邑崑在北東東薄於海捍海作邦
 陵谷以變井邑以遷人民雞犬往而復還邑有庠序鞠為草
 莽治必有教復我鬻宇展也費侯克帥克師文事武事匪曰
 兩岐在昔受成獻功獻馘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敵孰
 負孰荷侯曰噫嘻豈不在我我部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儼雅
 籩豆靜嘉天經不斲國紀攸敘如子從父如弟聽傳維崑有
 石維石有銘銘以著績適觀厥成明謝遷修學記崑山縣學
 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國朝正統景泰間知縣吳昭
 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歲既久頽弊滋甚有司者未之
 能新也成化癸卯今副都御史襄城張公淮時以監察御史
 按歷茲邑見而歎曰是而不為將安為乎適縣無長吏即命
 府判河陽邵福春陵李智董其事鳩工市材購隣地以拓其
 基創新易弊增隘就廣辨方正位期年而落成其重門大庭
 巍然學官之前者曰大成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堂有三曰明
 倫曰育賢曰退省齋有二曰居仁曰由義設門於退省堂之

前曰自修築亭於射圃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
 舍庖廩之次罔不完且美焉蓋為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
 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於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
 參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巡撫
 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部至崑周覽庠舍而歎張公之功有
 不容泯焉無傳者於是知縣張侯稟適以考績來京遂承朱
 公之命請予文以記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
 賢為務然不先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
 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無可居之地
 而能致力於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
 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
 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之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
 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嚮
 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
 倍於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曰是不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
 勸戒存焉諸生藏修息游朝斯暮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接乎
 目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乎入居仁
 由義之齋則思吾之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踵自修之門
 則惕然曰身其有未修耶憩觀德之亭則瞿然曰德其有未
 成耶動靜語默不愧乎退省之私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

意用是而日勉焉以古之聖賢與鄉先達自期待雖所至不能盡同要之皆實學也外此而爲學則非吾之所知也已予既述其事之始末并以是爲諸生勵云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在明倫堂東祀唐縣令王綱宋知縣邊做張方平韓正彥陳鄂程沂李結葉子強潘友文巫似修潘彙征項公澤林桂發主簿邱與權陳璧吳堅元達魯花赤孛羅帖木爾縣尹潘昂霄知州王安貞李用璋史文彬僕僉斯費復初學正王夢聲州判姜復昌郜肅徐石麟明知縣芮翀馬文炯羅永年鄭達唐素楊謚余機楊子器方豪施德楨祝乾壽彭富王

用章聶雲翰樊玉衡陳祖苞教授朱冕教諭沈應奎荆懋功洪應紹季箎訓導張汝才堵應畿縣丞金華石肯構李三省典史韶護

本朝知縣郭文雄仇士俊高鈐

鄉賢祠在明倫堂西祀唐陸龜蒙宋王葆李衡范成大陳振吳仁傑衛涇衛湜明殷奎王英朱吉龔詡呂旦吳凱張和葉盛龔理沈魯沈訥鄭文康沈誠孫瓊沈祥梁昱吳瑞虞臣朱棻吳愈朱夏朱機盛洪王秩顧恂張安甫沈時周倫顧鼎臣周冕顧潛周廣魏校周鳳鳴周在周復俊王任用王同祖孫雲張憲臣張棟諸壽賢徐申歸有光許承周李同芳朱熙洽

馬玉麟徐應聘王燭王臨亨顧天竣支如璋柴大履陳嘉猷
歸子慕鄭若曾周之甫顧夢羽顧謙服顧允元張振德王燾
葛應元葛錫璠蔡懋德王志堅何琪枝張志美張魯唯陳延
經陳其柱朱日燦王志長王志慶何天衢許觀吉夏縉顧夔
許士翀葛鼎

本朝徐開遠邱鍾仁何訥盛符升馬鳴鑾徐乾學徐秉義徐元
文葉方藹徐樹本王浦珍康熙五十六年布政使楊朝麟增
祀唐張鎰宋王絢孫載龔明之元干文傳秦玉明呂昭劉璉
王永和張穆陸欽夏璣陸容姜昂王倬毛澄朱希周方鵬柴
竒顧邦石方鳳顧夢圭陸冕朱觀朱鰲周大禮王三接李憲

卿顧章志王執禮支可大顧大敘王安鼎陳岳如顧天寵朱
國輔顧錫疇張大復夏萬亨顧咸正胡甲桂顧咸建陳用極
朱集璜陶琰朱用純

按舊有尊道祠宋淳祐十二年攝縣事吳堅建初名六先
生祠祀周子敦頤程子顥程子頤張子載朱子熹張栻咸
淳中知縣林桂發改名尊道增祀邵雍司馬光呂祖謙貴
德祠亦堅建初名先賢祠祀唐陸龜蒙宋張方平范仲淹
李衡桂發改名貴德移張方平於守令祠增祀范成大衛
涇陳振賢守令祠宋建舊志開禧中
建誤祀郡守黃萬石知縣張
方平葉子強潘友文後增祀知縣巫似修項公澤林桂發

今竝廢

忠義孝悌祠在明倫堂西雍正元年

詔建祀漢卜崇唐張鑑宋孫察曹椿年榮生張某元葉秀實明
王永和龔詡陳淮張振德顧天敘蔡懋德王燾顧咸建夏萬
亨胡甲桂顧錫疇俞敬徐協祥李文詠沈楠黃守道周文鼎
本朝王迪惠汪宗灝顧存儒朱鳳徐麟吳聲九嚴漢鉦

按舊有祠祀明知縣巫似修今廢

堵公祠在明倫堂西祀明訓導應畿

教諭宅在明倫堂後

師生員額

唐設博士宋制詳見吳縣學元置學正升州改教授增訓導
至四員明復爲縣制詳見吳縣學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
雍正三年析置新陽縣以訓導司新陽縣學初廩膳生員二
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
各取二十名雍正三年奉

詔加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十五名析縣後廩膳生員十名
增廣生員十名文生歲科兩試各取十二名武生歲科併試
取七名

學田

宋乾道初知縣李結籍僧田撥入學

慶元六年知縣章萬里助置田二頃括隱占田三頃撥沒官

田二頃

紹定四年知府鄒應博助置積善等鄉田六十九畝有奇鄭

記縣有學學有廩教而養之上之加惠於士者厚矣故學校不修則春誦夏弦之習廢廩粟不繼則朝齏暮鹽之歎興二者常相須而不可缺一也吾鄉之學安於卑陋者垂百年嘉定辛巳知縣巫君似修始撤而新之閱麗雄深十倍疇昔瑞守陳公寺丞嘗欲涉筆登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繁故於學田未暇增益經費之外所餘無幾由是食鼓聲沉書燈焰熄朔旦則見大夫凡有職掌之事再拜於庭一揖於堂而退養既不瞻教安所施若是又十餘年紹定辛卯戶部直秘閣鄒公被君相簡知來牧吳郡公淳儒也其為政似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文翁粵自下車未遑他務事關教養知無不為始於泮宮均逮屬邑捐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年秋以二百萬錢俾邑士陳九臯經理其事得積善等鄉田六十九畝三角十四步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故額稱畫以禪簞豆之費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上恩作成

士類抑何詳且悉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以不義得也蓋微學得有義之租而人得有義之供也公於一政事一念慮之閒舉不違乎義義之為用何如哉嗚呼一介不取諸人伊尹之義也萬鍾何加於我孟軻之義也伊尹孟軻出處雖異而所以為義則同士能充此不以窮達得喪亂其所為則亦何往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拳服膺而弗失者也一日學賓何且直學陸震持郡符踵門而告曰新租之增為賜後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蓋為我記之嗟夫道古今譽盛德文士之職也顧衰遲廢學詎能著文獨念丙辰叨末第實為公兄尚書公榜下士又安敢以不文為辭抑聞之化民成俗學之所由設也理財正辭義之所從出也是故養士而無其財則非所以為學取民而無其制則非所以為義今之所與其理者惟要途是趨惟捷徑是圖知而已於學乎何有逞鞭扑之威急征斂之期知利而已於義乎何有其間崇儒向道畏清議而恤游談號稱留意學校者不為無人要亦不過哀科罰之貴括簿錄之產僅僅為一州計而已有德於屬邑何有公則不然寬以愛民而無纖芥之過取也儉以節用而無秋毫之妄費也好清靜而游觀之弗事也薄滋味而廚傳之弗飾也故能因常賦益常產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外而六邑廩無不義之粟學無不養之士峩冠博帶日涵泳

於恩波教雨之中公之有功於學校其可淺近論哉雖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人所深戒既養之矣教之固不容緩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茲不曰養乎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不曰教乎既飲食之又載教之而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斯可矣夫豈徒舖啜哉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爲之先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今賢侯置有義之租爲有義之供以養屬邑之士不能日趨下風奉承色笑則所謂教非賢宰之事歟宰家世三魁以儒術飾吏必能昭明而闡之訓導旌秀士而表率藏修息游金鑄而玉成之美之彰於先者無窮而盛之傳於後者亦無窮矣他日公坐廟堂庇天下之上而究其所施士由庠序觀天子之光以行其所學則教養之功作成之效豈直一州六邑而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遂身榮志得意滿食前方丈而弗念壘鹽之憂棄犄角之短繁而遽忘絃誦之樂是之謂徇利而違義非公之所望於士者也尙相與戒之

元延祐元年知州王安貞置田一十頃有奇

明嘉靖四十年知縣張焯撥沒官田五頃邑人副使孫雲助

置田一頃

本朝雍正十三年邑人顧璿助置田三頃

以上田租歲久籍亡 本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楊朝

麟核實在田七頃四十一畝五分四釐三毫屬教諭訓導

司出納雍正十三年增三頃今析存五頃二十一畝五分

八釐六毫

石湖書院

明改巡撫行臺見官署

玉峯書院在馬鞍山南麓宋衛涇藏修於此元趙孟頫書額

新陽縣學附崑山縣學

訓導宅在明倫堂西

師生員額

雍正三年以崑山縣學訓導為新陽縣學訓導廩膳生員十名增廣生員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十三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八名

學田

雍正三年析崑山縣學田及十三年析增新助置田共五頃十九畝九分五釐七毫屬新陽縣學訓導司出納

常熟縣學在縣治南稍東二百步前臨運河

王志河東西俱通湖朝夕到學門

舊有文宣王廟在縣東五十步學之創始莫考僅有屋梁題至和紀年蓋宋仁宗時云淳熙十年以後

晉葺建堂曰

進學紹熙五年知縣葉知幾改名明倫立九齋曰崇德時習

好謀朋來利仁隆禮育英守卓隆德尋又改四齋為尙志尙

德尙賢尙文開禧三年知縣葉凱修端平二年知縣王煥倣

郡庠制重建東為廟西為學扁其堂曰明德六齋曰志道據

德依仁游藝以館士稽古

儲祭服祭器官書

象賢

為小學教言氏子孫

總百二

十楹元元貞二年升州學至元皇慶間邑人楊伯麟曹南金輸貲修整後至元二十二年知州盧鎮築石堤學宮南樹牆七尺修三十丈加飾廟宇明洪武二年復為縣學八年闢射

圃建觀德亭宣德九年教諭羅汝寬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重修正統元年南知縣事建石梁於泮池上復拓明倫堂基

重新之二年知府況鍾修兩齋後南又市學左右民地徙射

圃觀德亭於左弘治間圃凡再徙嘉靖初徙學道書院舊址在學之西萬曆初徙虞山東麓建官

廨饌堂於西北餘東南隙地為蔬畦建尊經閣教諭趙永言

縣丞陳澄佐成之成化二年知縣甘澤修廟學建禮門三楹

徐有貞記弘治間知縣黃慶祝獻相繼修增建東西號舍八年巡

按御史劉廷瓚修學士李傑記十三年知縣楊子器重修楊守嘉附記

靖三十四年縣丞鈕緯修知縣王鈇記三十七年巡按御史尙維

持重修瞿景淳沈應魁記萬歷二十四年西舍火知縣何節教諭許

成器重建兩廊號舍三十七年知縣楊漣修復大成樂顧憲成記

本朝順治二年提學僉事張能麟修自為記康熙四年里民孫德

基輪地重築萬仞宮牆六年布政使佟彭年副使盧紘修尊

經閣魯超記十八年副使劉鼎知縣林象祖修廟殿十五年

知縣楊振藻教諭程孟訓導張銓重建明倫堂四十四年邑

人山東巡撫都御史蔣陳錫重修尊經閣雍正二年析置昭

文縣遂為常熟昭文二縣學乾隆三年副使姚孔鈞增修樂

器七年副使李學裕重建櫺星門宋魏了翁學記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

書至和記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祀於學新安朱子既為證其事實慶元年祠遷於學之

左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煇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董其役

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之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為

齋廬四以館士為塾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西以居言氏之齋通為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四

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為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於郡於部使者為廩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之二年之冬竣事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於新宮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記於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為可否亦足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能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

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為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即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於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為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沫泗遂以習禮輩行彥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厲之予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元陳基修學記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煥實重修焉距今若干歲而常熟升縣為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伯麟楊應鳳曹南金等嘗一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元十九年教諭天台陳聚以教養餘力節縮眾費即其弊蠹者而繕且葺焉越三年今守禦元帥兼知州事海陽盧侯名鎮視事之日即謁先聖先賢環瞻廟學思有以振其廢墜方是時兵興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戲下而謂之曰吾與若屬扞茲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為不肖辱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以吾為厲已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惟命於是輸材運篋執斧操墁者

奔走後先惟侯所欲爲凡前人之所以葺而不能不圮闕與未及修而在所不能容己者宜其急緩而次第之內而禮殿講堂旁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門學門戟門與夫丹陽公泊后土之有祠三賢之有堂采芹之有亭小大畢舉又新築石堤於學宮之南樹牆七尺修三十丈用錢若干緡皆捐已俸而廩無所與庀役若干工悉給軍伍而民不擾工既訖侯率同僚以時廟謁獻饗有容師弟子員教養有所士民具瞻咸曰始侯將兵涖州守城以衛吾父兄今領邦伯又飾學宮以淑吾子弟侯有德於吾州甚厚蓋有紀述以圖不朽乎教授于德潛率執事者伐石來謁文爲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常事而后大書特書屢不一書之常熟在古爲要荒之地在春秋爲子游之鄉在今爲吳之北藩自郡縣通祀孔子而常熟之廟學自宋端平迄今凡幾修矣承平之日海內晏安民無戰鬪之虞邑無桴鼓之警緡紳君子仕文學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不同矣及天下兵興所在城邑爲墟生民淪胥水火其幸而免者不爲魚肉幸矣何暇恤夫學業之廢興爲哉侯起於武弁身擐甲胄手執干戈戮力攻戰繕完城堡爲國藩屏此其職也至於學校承平大夫尙或有所不暇而侯於多事之秋乃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庶親率師徒致力於此而完且速豈非所當書者乎吾聞州之民有利學

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其正其疆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養有具其有司之責也侯勉乎哉明楊榮修學記宣德癸丑常熟重修廟學成吏部稽勲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常遊是學來請於子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窅始於宋至和重修於開禧端本而再葺於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概舉也洪惟國朝文教聿興與洪武庚戌教諭朱昞來掌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游祠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浸以圯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教諭汝寬典教茲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繁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爲者爲之若廊廡講堂門垣齋舍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之勤亦慨然曰學宮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頽廢而不加力寧無愧焉乃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鑑翁玘力贊助之命耆老平孟悅等督其事衡適得請於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金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者于惠吉陳崇道張士良錢汝周楊顏等損資以助於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椽桷瓦甍墻壁之毀者易之帷幙器用之弊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時所修葺者輪奐華彩相爲炫耀焉是役也不煩於

官不擾於民而率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示不朽
 予嘉佐邑者之得人又嘉衡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不辭
 其請而為之言曰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為國家先務也
 天啟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內則立胄
 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規制蓋已超軼漢唐
 宋元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凡
 一言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弘堯舜之治而又屢詔天下修
 理廟學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而常熟邑佐李子廉郭南
 知其所重一新學宮可謂能祇順德意者已夫常熟乃子游
 過化之地子游聖門高弟也則今縣之令佐與夫為師生者
 優游於茲當何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務為己之學
 盡乎孝弟忠信之道勿徒銜名譽徇利祿以負國家建學立
 師之盛意則庶乎其可也故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吳訥尊經閣記常熟縣學首創於宋之至和重建於端平初
 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言公祠祠右有明倫堂正統元年知
 縣上虞郭南撤堂新之越三載又撤兩齋改為重屋并市學
 東民地重建射圃以便諸生習射辛酉冬教諭浚儀趙永言
 建議郡庠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書樓本學曩承太祖高
 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太宗文皇帝五經四書大全等集
 俱置廡下地土卑濕塵雨蒸沍儻得樓閣以藏庶垂永久時

掌縣事者新建陳澄也聞而善之乃撤堂後寢屋捐俸為倡
 復勸邑人飲助錢米鳩工市材建閣五間二夾室名曰尊經
 閣縣令郭南以公出歸因出俸米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
 既望落成嘉平之月哉生明之日而教諭永言請為之記因
 言讀諸碑誌心竊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徽國朱子為知縣
 事孫應時記言公祠後二十八載理宗端平丙申魏文靖公
 了翁為邑令王燦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文之
 說至篇終引禮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四皆以游一
 言為可否三代典章之遺賴以有存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
 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一酒媮儒無廉恥嗜飲食之譏
 此二事文靖公未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戲訥蚤游
 邑庠觀明倫堂扁左刻新安朱熹書右刻稽陰王燦立稍長
 讀丹陽公祠堂記有得其一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云南北
 所為章句南人約簡得其精華故朱子記稱子游簡易疎通
 高暢宏達意必敏於聞道豈非所謂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
 耶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媮媮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
 游氏之儒朱子於是引而不辨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學知大
 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如荀况所譏者乎荀去子
 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乃譏及子游故
 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所謂道使此邑之人百世之

下復有如公者出一酒餼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期望
後學至深切矣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詔天下立
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爲主諸
所註釋訂定率皆朱子之說迨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大
全凡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之言何以爲言哉朱
子嘗言道在天下原於天命之性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其文出聖人之手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之籍
凡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齊治平之道禮樂選舉食貨兵刑
之制靡不備著於中自昔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今學者類多
記誦剽竊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勉而
卒就小人之歸然豈專在學者之罪亦典教者不知所以教
之之道也於戲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爲
法爲戒以無負國家建學毓賢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
六經閣曰諸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恭敬奉持
之謂豈徒尊閣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明秀登閣則一
覽在目竊恐輕俊少年罔思天朝祖宗頒降經書在上或張
譙於閣之下或酣營之餘追逐笑嬉非惟墮乎相鼠無禮之
惡抑亦墮乎嗜飲食無廉恥之賤矣凡鄉邑後進其慎之哉
若夫本武城絃歌之政推廣學道愛人之
心是又師帥之職也愚於此有深望云

先師廟

崇聖祠

吳公祠初在明倫堂東宋慶元三年知縣孫應時建祀吳公

言偃舊封丹陽公開禧三年知縣葉凱脩寶慶間移

文廟東端平元年知縣王燭移建

文廟後明成化二年知縣祝獻教諭張景元復移

文廟東

本朝康熙間知縣趙濬重修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御書文開吳會四字頒榜祠中宋朱子熹記平江府常熟

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

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
 井存焉則雖不可復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
 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
 已列侍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
 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
 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祀事是歲仲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人
 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
 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土以故德行道藝之
 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
 之墟則其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泰伯采藥荆蠻始
 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
 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
 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
 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
 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
 拙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為文學固宜有以異乎
 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
 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
 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哉及其取人則
 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

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
 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
 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
 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
 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
 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
 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儒
 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
 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
 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
 云明楊一清記成化乙巳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
 吳過常熟祇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偏禮殿隘陋
 弗展君顧瞻盡咨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
 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道德勵風教也盍
 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君曰諾爰率諸博士弟子度地於
 學之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
 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尙未不應無何蘭江祝君
 獻起進士為邑令用君意勸誘屬人聞者風動共伙助之乃
 卜吉命義官董其役隆棟厚礎既盡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
 列經始於丙午春三月至次年秋九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

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宕然開朗視舊觀不啻
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毛
君寓書鎮江屬予記嗚呼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
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
句吳北學於中國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先
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
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
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爲之特祠以奉祀仰止景行之
意於是乎存夫祠不祠不足爲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
下者有司事也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教究心君子於
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夫爲政爲學公所受於聖人
之家法具在凡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
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
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名宦祠祀劉宋縣令何子平唐縣尉張旭宋知縣孫應時王
燾元知州孔文貞盧克治明知縣李彰柳敬中王綸楊子器
秦禮王鈇黃嘉賓楊漣教諭劉文詔訓導于之鏞

本朝知縣于宗堯林象祖總督于成龍傅臘塔總漕郎廷極巡
撫宋犖布政使劉鼎驛鹽道蔡琦提學邵嗣堯許汝霖張泰
交張榕端張元臣余正健糧守道史起賢遲日震知府陳鵬
年同知高鈐

鄉賢祠祀商巫咸巫賢宋周容陸綰翟汝文錢觀復錢俛錢
佃冷世光崔敦詩周虎王萬邱岳陳元大王堅王安節元褚
伴哥明黃鉞張洪衛浩吳訥魚侃程式鄧彥章張懋章格程
宗楊集桑瑾陳易李傑徐恪沈海瞿俊陳喆周木王宗錫時
中盧翊陳播王槐蔣欽唐天恩丁仁陳察張文麟鄒武丁奉
陳寰鄧韞王舜漁陳迥張文鳳錢泮嚴訥瞿景淳邵圭潔陸

一鳳查光述陳瓚嚴澂瞿汝稷王嘉言蔣以忠趙用賢陳國華王之麟陳禹謨翁憲祥陸重科徐待聘宋懋中顧大章龔立本魏浣初許士柔王夢鼎王夢鼐楊彝孫永祚趙士春蔣棻歸起先錢永達項志寧

本朝錢朝鼎王日俞王澧李臨蔣伊周慶曾翁叔元汪惟時汪錫爵席啟寓程化蛟

按舊有六先生祠在

文廟東北宋端平元年知縣王爚建祀周子敦頤程子顥程子頤張子載朱子熹張栻先賢祠在吳公祠左明洪武八年建祀宋范仲淹胡瑗王爚永樂間移建學門西今並廢

忠義孝悌祠在縣治北

本朝雍正元年

詔建祀漢黃香晉許儒唐龔景才宋宗澤李綱王堅王萬王安節明鄧彥章景清言信黃鉞繆樸陸子高程式任環蔣欽王鈇錢泮張承慶王奕昌顧大章查光述徐簪唐天恩陳焯卿瞿式耜趙士端王魯李維麟馬廷試顧坤瞿興嗣譚曉譚照本朝席永昇王松齡蘇宗芭王弘綬沈萬育呂植王子齡殷鉉程永祖陳模錢邦憲王樹聲孫穀潘滌湯之仁

按祠制宜在學中以縣學地
監別下慧日寺西仍隸縣學

教諭宅在明倫堂後

師生員額

宋制詳見吳縣學元升州制詳見崑山縣學明制詳見吳縣學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雍正三年析置昭文縣以訓導司昭文縣學初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二十名雍正三年

詔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十五名析縣後廩膳生員十名增廣生員十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十三名武生歲科併試

取八名

學田

元至順初邑人曹善誠助置田若干畝山若干畝

黃潛記常熟故吳地

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二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紀錄為甚其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名者猶影影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聲希濶寂寥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賓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輟田之可畊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子文以記之子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於學官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與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員而藏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習俗之美者也苟無辜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將見其處也必無愧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

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來者云爾

按宋時學田無可考黃記謂所占多薄瘠則舊固有之矣明代撥助次第不得其詳僅以前志所載萬歷二十七年欽諭李維柱清釐頃畝列於左

撫按學田二頃六十三畝六分四釐一毫

關部學田一頃二畝九分八釐四毫

儒學田四頃四十四畝七分四毫

社學田四頃五十七畝七分八毫

蘇濤學田一頃五十畝一分五釐九毫

祭器田八十二畝七分三釐

以上田租歲久亦多蕪廢

本朝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楊朝麟核實在田二十二頃九分

屬教諭訓導司出納雍正三年析存田四頃一十八畝六

分二毫

文學書院初在縣治東北元至順二年邑人曹善誠建祀吳公

言偃闢講堂列齋舍有司上其事設山長主之

宣慰使王都中題額楊剛

中黃

潛記至正末燬明宣德九年知縣郭南即學西公館增飾堂

廡為書院巡撫侍郎周忱更其額為學道

即都憲行臺詳見官署

嘉靖

十一年知縣徐滢改為學中射圃四十三年知縣王叔杲得廢圃於縣治西北去吳公墓二百步闢書院仍名學道萬歷

十年廢後知縣耿橋倡率重建更名虞山書院構弦歌樓樓

前發墨井築方塘堂中鐫先聖像兩廡鐫賢哲像申時行王錫爵記

天啟六年逆璫矯詔拆毀崇禎六年言氏後裔復其地知縣

楊鼎熙重建有本學道二堂

本朝康熙四十六年參政馬逸姿修歲久圯元黃潛文學書院記昔州縣未有學

先儒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輒就而褒表之號曰

書院宋初天下書院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

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徧天下書院之創置日亦增多

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

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禮祠輟良田以豐廩食其為書院者遂

與州縣學參列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

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凡尸而祀之

者非仕其國則其鄉邑孔氏之門從遊三千速肖七十獨子

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

游者乎故為縣時餘姚孫侯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宮祀

之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善誠始買地作祠宇

而闢講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

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君瞻以田一千六百有

奇恐早乾水溢之不虞將割田以繼者疑為苟避征徭未敢

自言大名王侯侃來守是州力勸相之於是曹君益之畀以

田二千六百畝有奇事聞於郡未報而王侯以秩滿去曹君

亦入掾太師府今守張侯衍閱故牘而得其始末亟命佐吏

賈天瑞詣郡關白自是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

不置乏為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優游於誦弦俎豆間鄉貢進

士達里新署其山長而未上攝書院事者儒學教授徐夢吉

以為曹君有功於名教與兩侯之成始終皆不可以無述爰

狀其實屬潛記之潛竊觀孫侯舉曠古之闕典意甚美而為

事殊簡畧特以先師朱子之記傳之至今曹君乃能不愛其

所有而致力於孫侯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

專任樂育人才之責亦古所無有也明瞿景淳重建文學書

院記永嘉王公治常熟之二年乙丑政修民和百廢具興學

宮之左有吳公祠公既展謁因嘆曰嗟乎茲固先賢吳公之

鄉也國家方以文學造士今僅有祠而書院不立造士之制

無乃缺諸且嵩陽嶽麓類有書院矧茲為吳公之鄉而獨缺

蘇州府志 卷十一 學校二

焉固有司事也乃相地於邑治之西得廢圃一區介兩憲院
間西枕山麓顧瞻則吳公之墓在焉公曰可矣乃白之按院
溫公溫公亟是之首發贖金若干助其役公乃度基址計丈
尺具材用卜日興工其地南阻民居乃東闢為書院門門內
稍虛其南為坦途北折為表曰南方精華言南方文學肇吳
公也門內為池樹以綽楔表曰洙泗淵源言吳公之道本洙
泗也又進為學道堂揭示遺訓俾士民知所興也堂北為祠
門中建祠宇旁翼以亭自非瞻禮門不輕啟明有敬也堂之
左右稍北則對立書樓稍南則對立號舍各蔽以牆出入有
門升降有階士之肄業其中而升堂問難者咸得霑時雨之
教也吳公故有專祠然僅容俎豆而不足以聚生徒則崇教
之道未備今書院之立奉祀有祠講道有堂藏書有樓肄業
有舍規制宏敞真足以報吳公之德而慰吾人景行之思矣
余獨念今之以文學名者或有異於吳公也吳公之文學蓋
篤其實非徒飾空言者若今之文學徒飾空言為干祿之資
爾無乃有異於吳公乎世有豪傑之士必有不安於科舉之
習而以操履為重者矧至吳公之鄉而依其門牆可徒浮華
是競以忝吳公乎是可以省矣不然邑故有學校豈不足以
造士而司教化者必
勤勤於書院之立哉

虞山書院在虞山南麓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右

本朝康熙中督糧叅議劉殿邦因臺構堂以為游憩之所雍正

三年副使楊本植改建書院乾隆二年副使姚孔鈞延師課

士其中八年知府覺羅雅爾哈善重修十一年重修叅議程

光鉅闢圃於後作亭曰卓爾距亭西數武石壁間有泉湧出

甘冽不涸

程光鉅書院後圃泉銘涓涓巖泉清淑凝聚氣至
機流沛然莫禦匪靜曷恒匪動曷著雲寶有源試
伊昔未達湛然中藏歷千萬禩韜厥聲光孰啟其

為等測
齋際我

聖皇山川應運靈液流滂

鬱鬱虞山先賢是宅帝子遺臺流

風足式天牖斯文泉飛講席一瓢洗心勗爾朝夕

蒙以養

正聖功是基有冽者泉若示其微體茲
不息日進庶幾勿謂可待逝者如斯

虞溪書院在阜成門外明參政周木建祀虞仲其中弘治間知

縣計宗道顏其堂曰讓德

養賢書院在明倫堂之西

本朝康熙四年復學宮旁址之侵於民者海防同知魯超建

社學舊在縣治西明成化間知縣甘澤建弘治八年知縣王綸

重建於慧日寺西十年知縣楊子器復拓之萬歷中知縣張

集義構門廡復舊制知縣楊漣延塾師以教貧民子弟今廢

義學在三十七都沙頭之南元泰定二年楊伯麟築室為學舍

置田供租

元閣復記畧吳郡義田自范文正公始常熟縣楊侯實踵行之侯家居琴川百有餘年宗派既蕃思

以義庇其族於沙頭里墾田若干築舍二十楹延耆儒以主師席凡族中之貧者有養老者有奉少者得致力於學予嘗

為部使者知侯尚義之志老而彌篤不可不為表見於世

昭文縣學附常熟縣學

訓導宅在明倫堂西

師生員額

雍正三年以常熟縣學訓導為昭文縣學訓導廩膳生員十

名增廣生員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

十二名武生歲科併試取七名

學田

雍正三年析常熟縣學田七頃八十二畝二分九釐八毫屬

訓導司出納

義學在方塔寺右

本朝乾隆八年建

吳江縣學在東門外長橋河北初有

文宣王廟在縣治西宋大中祥符五年詔郡邑修廟縣令李恭

尉聶復作新之慶歷七年縣令李問尉王庭堅議改廟建學

會詔止其役元祐中知縣程端始立學自為記建炎兵燬紹興

中知縣石公轍以東開江營舊基及邑人王份獻地改建卽

今址也乾道初知縣趙公廣拓其規制凡三十餘楹講堂曰

明倫四齋曰興賢進德日新時敏淳熙五年知縣陳翥修嘉

定八年知縣孫仁榮重建大成殿十年知縣呂祖憲修盛章記

淳祐初學長王南建登龍橋於學之左因形家言剡之南占後科鼎魁陳炎發相

繼登第宋季悉燬於兵元至元十三年都元帥竇玉駐兵鎮吳

江重建殿宇塑繪聖賢像三十一年縣尹王柔建講堂齋舍

元貞二年陞州學立四齋大德二年教授謝起東建兩廡繪

從祀諸賢像四年知州李玘建櫺星門延祐四年知州高仁

葺殿堂齋舍建儀門屏墻顧儒寶記至治三年教授孔文榘榘一作相

卽儀門增戟二十有四至正十一年知州邵萬重修陸居仁記十

三年達魯花赤札牙進建戟門置大成樂許從宣記明洪武二年

復為縣學定東西二齋曰日新時敏立射圃於學西南八年

置觀德亭三十年教諭汪茂實修正統十三年巡撫侍郎周

忱知府朱勝拓左右民居以展宮墻重建廟殿景泰六年巡

按御史趙縉建後堂及學舍共三十六楹知縣賈亮重修廟

殿明倫堂成化八年知縣王迪又徙民居以拓廟庭弘治十

年知縣郭郭修正德十年巡按御史唐鳳儀改建明倫堂嘉

靖二年知縣王紀修周用記十六年知縣林應麒建泮宮坊於

學宮前三十二年知縣楊芷建時化射圃二亭周大章記萬歷九

年知縣徐元修廟十八年知縣趙夢麟修兩廡及明倫堂顧大

典記二十七年知縣孫大壯修五門沈季文記三十九年知縣馮任

重修廟學并建泮宮門樓周道登記四十二年知縣魏士前重修

啟聖祠櫺星門敬一時化射圃三亭吳默記四十八年署縣事

同知康元和即時化亭改建尊經閣崇禎二年知縣熊開元

移啟聖祠於廟後祠初建於儀門外西南改建明倫堂及東西兩廡又

修龍門十四年知縣葉翼雲建觀德堂於射圃亭址

本朝順治九年知縣唐增教諭陳繩舜十一年知縣吳就恒教

諭洪天開十三年知縣雷珽相繼修整康熙三年同知魯超

推官龔在升倡修明倫堂儀門二十三年知縣郭琇訓導秦

去非重修廟學四十三年知縣張元振重建尊經閣五十六

年知縣石拱極修廟五十七年知縣葉前繼成之雍正三年

析置震澤縣遂為吳江震澤二縣學乾隆三年知縣趙軒臨

教諭廖維新修崇聖祠明倫堂尊經閣九年知縣丁元正震

澤知縣陳和志重修大成殿宋陳堯佐新廟記道濟萬物而萬物不知所以然故聖人條其

教而教之教之弗率而又以其刑而刑之由是君於上臣於中民於下尊卑貴賤嚴如也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後之學者或曰吾師佛也吾師老子也復又有百家之說穿鑿戶牖於是教分爲三流析爲九鳴呼教果三乎流果九乎且未喻佛何爲也老子何爲也言之彬彬書之云云是欲化人爲善乎爲不善乎果欲善也則孔子之教不爲不善矣水濟水也安得而異曰江曰河曰渠曰溝各斯別矣體復二乎且夫生而免乳必諷其言死而就木必由其理起居飲食一以資之此乃孔子之教不可須臾而去也雖欲去之有能去之者乎或者北其轅而騁越西其流而走海蓋有之矣未見其至也復之上六迷復凶謂迷復之凶又誰咎也國家紹千載之統炳二聖之業東封泰山蒼天之休也西祀汾壤復地之利也而且謁見靈闕飲禪宗廟噫爲禮之盛有過於此者乎爲教之大有過於此者乎多士討論之聖君則成之明白光大垂耀永世夫如是則孔子之爲道也不爲不尊矣孔子之爲書也不爲不信矣王者尊之率土奉之適其宜矣又安從而他師焉姑蘇南門邑曰吳江乃錢氏武肅王之所建置疆畫長洲之苑門涵震澤之源魚鹽蜃蛤既邀逐末之利詩書禮樂遂昧好學之訓會詔下郡邑悉煥儒廟縣令李恭尉聶復等喜而言曰由己而爲專也專則有悔自命而作順也順則無

咎既而營材具工補壞繕廢棟宇之制遙資乎闕里俎豆之設仰法乎太學門人洗洗室書鱗鱗泯然之甿於斯改觀卓爾之士可以弗畔又若樽篚之器縣官具之奠獻之數朝廷禮之雖顯蒙者視之賒焉茲又上之化下以道下之奉上以禮可以亘萬古流頌聲於無窮也余竊大君之祿外計之寄錢刀之司實曰已任俎豆之化又匪他務會按歷所部戾至新宇惟令及尉趨而言曰天子有命執事不接廟成弗識歲遠何觀願得正人之論以刻泰山之石余聞其言則思當請而諾蓋喜乎播吾后錫羨垂鴻之慶亦樂乎揚孔子垂教化民之旨黔淺之說孤陋是思或曰三教九流果何如也曰三教不二九流歸一吾子思之知其異不異也陳從古修學記學校者政本之所自出講禮閱樂習射考藝養老齒胃獻囚告馘無不寓焉詎可一日廢也世之俗吏剽本趨末德惘然以簿書獄訟爲急視學校爲虛器無惑乎風化之不行政本之不立也三代之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以安於禮義廉恥之域而無暴慢鄙倍之心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可謂知本矣自子衿之詩作士子競爲城闕遊渙然無所歸宋興尊儒隆道州邑率詔置學自漢及唐未有如祖宗之盛也中更金虜之變一時學舍莽爲盜區浙右尤甚吳江界往來之衝六

龍南渡駐蹕臨安實為畿邑士大夫行李取道半天下使客
 旁午曾不得一夕寧為邑者平旦視事操牒摠案獨臺符府
 檄金穀趣辦之興是憂至學官廢弛漫不經意故民不知教
 簪筆健訟視他邑最乾道之初之宰再歲郡擇士者攝之席
 未暖即去知縣趙公領事之始慨然歎曰吾為風化之首今
 學校鞠為園蔬邑之父兄鮮以夫子之道詔其子弟甚者先
 聖殿上兩旁風春秋奠菜無所存庇此今所當憂也前政石
 公轍嘗創之矣未幾中輟吾詎忍不終其事乎卜日鳩徒撤
 舊更新夷荒剔蝨周以重階堊以兩廡中奠廟室環列繪像
 生師有舍禮器有所賓客之廬庖廩之次無一不具公曰學
 具矣無貲財以養士徒學為於是將舊籍漁兒月計錢二十
 萬永為廩餼之費凡片瓦尺椽市於旁邑民不告勞丞俞希
 尹實贊其事經始於乙未之秋落成於是歲之冬邑之羣士
 鼓篋歡趨以後為恥絃歌之聲夜以繼日公又嚴規程以防
 其怠者則公之慮遠不為朝夕計益可嘉也吁學校之設不
 徒設也世知甲兵可以威天下不知學校亦足以威天下蓋
 甲兵威之而不足學校威之而有餘昔朱泚之亂士風皆靡
 何蕃以布衣之微一叱而回六館之士孰謂學校無益於人
 之國哉今諸生宜以古學為心不徒為章句誦說之習異時
 孝於家忠於國無負聖天子教育之意則所以報公者亦無

愧矣余吳人也往來彼數矣見其水波溟渤羣山映帶遠漉
 天碧長橋卧波橫截其中因艤棹岸中尚羊四顧曰脫屣天
 刑扁舟五湖豈非鴟夷子皮之遠遊者乎秋風颯然蓴鱸芳
 鮮豈非張季鷹之思歸者乎行歌長吟興渺雲水豈非陸魯
 望之嘉遜者乎大抵山澤英靈之所萃其寓於物也必有瓌
 奇雄傑之觀其毓於人也必有高明俊秀之才為時而生者
 今有待於學校以作興也趙公既建國矣則才之所以成就
 者吾知必有人焉公名公廣字德儉屬籍之賢有文者其為
 政知本末又能推餘力以及郵亭使館橋梁祠宇一新之部
 使者以能聲交薦於朝今為南徐別駕公雖去邑之士不忘
 公賜相與請記於余欲刻之石以告後人余嘉公之政如此
 不敢以固陋辭時淳熙五年五月黃由修大成殿記祥符五
 年二月吳江縣始建學丞相文惠陳公堯佐為兩浙轉運使
 實記其成當是時宋興六七十載海內無事文始大興詔郡
 縣悉置學守若令得祀夫子令李度築縣偏以奉詔書規創
 軒偉廟貌遒嚴俊語明章相為發揮學校之盛稱於二浙既
 厄於兵令石公轍乃改而南大成殿之建距今又七十載棟
 橈椽腐聖繪漫漶春秋釋菜觀者太息令劉伯麟輦錢五十
 萬議葺治不果今令孫君仁榮初拜學宮有慨於心義劉之
 為願竟其役於是捐金糜穀至割圭租躬執朴畧無留難明

年夏六月已成簷楹飛敞像設一新承平氣象宛然如在由
 有園百畝撫上所賜詔墨是名盤野幸與學隣扁舟遇之輪
 奐奪目乃載酒為諸友賀席間人人言令君之賢豈弟不擾
 由再三辭不獲則進諸君而告之曰學之興廢時也道之窮
 通命也惟不以窮通累其心而一以救時行道為事此吾夫
 子所以異諸子也至於今名教被於四海祀典垂於百王其
 於啟人心惠斯世者蓋與天地相為無窮豈直籩豆斯存歲
 時謁奠而已吳江壯哉縣水天寥濶清淑扶輿數千百年間
 豈無長才秀民行夫子之道於世顧使高人隱士脫身世鞅
 者多擅茲邑是豈夫子詔吾黨之意哉夫沮溺耦耕晨門荷
 蕢謂非知幾有道之士則不可夫子奚不深取以為世道計
 也噫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屑意軒冕顛冥利害之途而不知
 返固非也忘斯世獨善其身將孰與任天下之事轍環諸國
 削跡伐木夫子有不得已於此者矣諸君勉之入宮墻拜
 履而念及此則通經學古期於有用得時行道思濟斯民皆
 聖門事業毋徒曰吾自有東家某此則由之志也亦令君所
 以尊嚴先聖淑艾吾黨之意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
 如某之好學也諸君勉之元朱子昌修學記吳江平江之屬
 邑有秦伯延陵之遺教故其俗淳以厚有鴟夷子皮季鷹魯

望之高風故其士清以逸有三江五湖之形勝故其地為古
 今之雄盛余曩奉三高祠徘徊學宮摩挲石刻觀陳文惠公
 所記則知此邑學校蓋甲於吳之諸邑自大中祥符已然紹
 興改創規模宏大風驚雨過蕩不復完所僅存者大成殿講
 堂而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甯侯玉葺而新之自至元癸巳
 八月鳩工正殿始復相是役者敦武校尉杜福然講堂齋舍
 未及也是邑王令君柔勇於為義以明年八月與邑之長貳
 復倡士民舍其舊而新是圖講堂廊廡齋舍下逮倉庾庖湍
 之室具備前學錄俞處仁儒林偉士也捐金繼粟賴其力為
 多落成後教諭王沂李文箴合詞請紀成績予謂承流宣化
 吏之職也政教異焉漢言循吏以西都為稱首龔遂渤海黃
 霸潁川不以柔服強暴為能則以發摘奸伏為事文翁治蜀
 其治辦之迹一無可言不過興學校教生徒而已班孟堅傳
 循吏顧乃列於龔黃諸人之先豈非詩書禮義之澤入人也
 深教為政之本固有在此而不在彼歟是邑當驛道憧憧往
 來仕於此者於將迎中不至廢事斯亦可矣何暇他及有能
 以興學校崇教化為先務者亦可尚已士之肄於斯者其可
 負所學歟泮水為頌德公而作修泮宮一事不書於春秋而
 見於魯頌蓋泮宮乃因魯舊有而能修故春秋不書然魯人
 頌美之辭在聖人所不廢也予職儒司因士心從輿論不容

以蕪陋辭時元貞元年九月明趙寬修學記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天下皆然然有修飾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耳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閑靜深以為士君子進德修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事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高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巡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剏之規模宏敞他邑莫及也歷歲既久日以頽廢弘治戊午春寬以刑部郎中奉使河南使道鄉間祇謁先聖廟庭顧瞻宮墻周覽區宇輪焉奐焉鳥翼翬飛丹雘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戟曰櫺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廚神庫膳堂射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庾庖廡之屬昔之卑庳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昔之巧墁者今則潔而明衿佩之士弦於斯誦於斯藏修息游於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力於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之雜湫隘墊濕之憂予喜而問曰孰為之哉何若斯之盛也眾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宰牧者所未見也予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至任經始於明年暮春之初訖工於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取材於官而役力於民民欣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鎡敦匠事

鎡公勤有幹畧長於料理學諭高君督視之尤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予聞而嘉之侯之政豈不異哉侯以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錢穀獄訟案牘山積宜若不遑他務者乃能從容有餘以從事於教化之地其才力優於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事今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蹙額之怨此何以致之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固文獻之區哉侯因民所欲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教化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械樸之士興焉必自今日始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予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詔來者予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郭字于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廉明嚴肅達於政體治邑一年而良法善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先師廟

崇聖祠

名宦祠在櫺星門外東祀唐刺史王仲舒宋知縣李問向子

韶石公轍元都元帥寧玉州判張顯祖明侍郎夏元吉巡撫

侍郎周忱知府况鍾朱勝提學御史孫鼎陳遜知縣李遷梧
劉時俊教諭蔣弘憲

本朝知縣劉定國郭琇總督于成龍傅臘塔總漕郎廷極提學
邵嗣堯張泰交余正健

鄉賢祠在櫺星門外西祀宋魏憲王蘋陳長方楊邦弼王份
沈義甫元王原杰明馬達徐琛吳璋莫旦趙寬王哲沈啓張
源張基徐師曾龐遠吳邦楨顧曾唯杜偉周大章沈位孫從
龍李周策葉重第吳士龍葉重科毛壽南沈瓚袁黃吳默沈
琬趙士諤周宗建朱陞宣袁儼龐秉道汝可起

本朝周爰訪

按舊有祠祀宋知
縣王益祥今廢

忠義孝悌祠在儀門外西南雍正元年

詔建祀宋魏憲王份陸十七曹社元陳瑞明盛逮莫轅吳璋丁
綿盛景吳埕葉紳顧寬盛應期沈奎吳山沈漢張基李濟周
大章周宗建朱陞宣趙蔭周延祚

本朝沈自顯曹天祿徐杲張維馨嚴代言皇甫沈
教諭宅在尊經閣後

師生員額

宋制詳見吳縣學元升州制詳見崑山縣學明復爲縣制詳
見吳縣學

本朝教諭訓導各一員雍正三年析置震澤縣以訓導司震澤縣學初廩膳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二十名雍正三年

詔增五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十五名析縣後廩膳生員十名增廣生員十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十二名武生歲科併試取七名

學田

明嘉靖二十四年知縣朱舜民置田三頃

二十九年巡按御史鄧巍置田八畝九分

萬曆三十六年知縣馮任撥沒官田一頃八十四畝四分七

釐教諭蔣弘憲助置田十五畝供諸生月課費

四十年巡按御史徐民式撥置田五十六畝

四十二年知縣魏士前助置田一頃八畝七分二釐二毫蕩八分八釐七毫

四十五年鈔關主事張大猷助置田三十九畝六分五釐五毫

以上田租

本朝康熙五年知縣劉定國核實在田六頃九十三畝九分五

釐八毫蕩四畝八分八釐七毫

除蔣弘憲助置田

五十九年布政

使楊朝麟復核實在田六頃八十九畝九分二釐五毫屬

蘇州府志 卷十七
教諭訓導司出納雍正三年析存田三頃五十畝三釐九毫

義學六所一在盛澤鎮西一在同里鎮俱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鵬建置田一頃四十六畝邑人王蔭槐置田十一畝九分六釐九毫一在學宮後松陵書塾一在盛澤鎮充字圩一在黎里鎮染字圩一在黎里鎮作字圩俱乾隆八年知府覺羅雅爾哈善建

社學

州社學在縣治東北元至正十九年知州趙仁建置齋二曰日新曰時敏蘇大年記明成化五年提學御史陳選卽其址

重建吳驥記今廢

古塘義塾在一都蒲圩村明成化十八年邑人姚芳建置田八十畝莫震記今廢

同里社學在同里鎮明弘治五年知縣金洪奏革稅課局改建史鑑記今廢

松陵書塾在學宮後

本朝乾隆四年邑人汪涵光建教諭廖維新記

震澤縣學附吳江縣學

訓導宅在忠義孝悌祠後

師生員額

雍正三年以吳江縣學訓導爲震澤縣學訓導廩膳生員十
名增廣生員十名附學生員不限額文生遇歲科兩試各取
十三名武生歲科併試取八名

學田

雍正三年析吳江縣田三頃三十九畝八分八釐六毫屬訓
導司出納

震澤鎮學在本鎮宋寶祐元年邑人沈義甫以著作王蘋教

授陳長方中書舍人楊邦弼居游之地建祠立學元設教諭

主學事明初廢

明張明道重建三賢祠記仲尼肇究濟之間
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祖述憲章淑諸
人以推於天下後世當時景從者鄒魯陳衛達於鄭宋曹許
而下彬彬相望以振於中原吳在南服惟子游崛起而北學

中國考之荅述問難自所立言者精約簡當稱之者謂所論
次於曾參句吳一人而已予嘗試一游上國孔門弟子祠廟
所禮祀邾滕薛之小而大及於齊晉登豆行尊卽地而分崇
之皆冉閔之流也句吳南服巨區子游之外無聞焉程氏兄
弟得千載不傳之緒能排衆議潛心伊洛以妙涑淵源之
精延平上蔡之區朱謝楊游諸公皆殊望於中原也於吳至
北宋猶未有得所學於上國獨王氏信伯系本劍南福清而
先甫仲舉來居震澤句吳人也以先世近羅浮於中立仲素
得其緒餘而有所決擇歆慕爲伊洛高弟於春秋之學能精
研其微辭奧義及晚年作論語集解古今語說亦宋之子游
也寶祐間南康山長沈義甫建明教堂祠之配陳公長方楊
公邦弼至元世立教諭一員主祠事後燬於紅巾里人沈善
長復遷其祠於思范橋左淪湮迄今而宗系散處予同年文
選郎王祿之名穀祥其的裔也學承私淑而祠貌於家松陵
沈給諫之家嗣嘉猷惟良學有所見以朱程爲正悵古今得
所學之正者吳之兩世子游信伯而已復振前緒去浮屠遺
址建三賢祠宇圭信伯而以陳楊二先生侑奠外捐腴田三
十畝充春秋黍餼牲豆之資求記於予予嘗遠謫南荒轉秩
松陵而吳俗之嚮往亦庶乎有所聞也吳之科第振天下未
必皆知朱程之學爲正財賦甲於上國規規畦角町粒之間

未必皆脫然而無所吝也惟良傑然於學無所惑而崇德奠
 侑無所因而能捐其所有亦可謂拔於流俗而漸及於眾且
 遠也或者疑程朱所得與著述表章在海宇信伯登崇在鄉
 賢今不亦贊乎噫吹佛氏之燼而起象山之高恣者盈天下
 坐伊洛為支離壞世教不淺矣能於信伯所得於伊洛者肇
 端於一方使家塾黨庠沃耳饜心微顯風自豈無神交而孚
 應者乎亦斯人之徒也記之文徵明震澤三賢祠記跋震澤
 書院建自宋之寶祐歷元抵今垂三百年再植而卒淪於毀
 者歲遠名湮而扶義好德之人少也世事變遷所在遺基名
 蹟鞠為茂草莫有過而問者其不奪於勢家規為第宅苑囿
 則既幸矣矧能起廢於荒煙瓦礫之餘哉此沈君惟良之義
 有足多者前後邑宰所為稱述讚咏而不能已也王公程門
 高弟學術端良習於從政思陵稱為通儒故其家有通儒堂
 相文定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時務朱子編為伊洛淵源錄
 實惟吾吳洛學之祖蓋出魏文靖公之前今文靖郡有專祠
 載在祀典而王公不聞有舉之者書院之復豈其權輿耶若
 建置本末與王公出處事行具張喻
 二宰及憲副陸君金之文余不復列

義學三所一在平望鎮殊勝寺一在震澤鎮倪氏家祠旁俱

雍正十三年邑人倪兆鵬置田九十九畝一分二毫一在

西門外文昌道院乾隆八年知府覺羅雅爾哈善建

